

發行

法
本
書
社

作者

高
海
嵐
子

最新偵探
小說系列

盜
陵
案

好
好

平
中
二
寄



第一回 保護明陵清室受酬報

暗盜宮寶軍閥設奸謀

釋迦牟尼佛說。人有三種毒。第一就是貪。第二毒就是嗔。第三毒是痴。嗔與痴都有後悔及覺悟的時候。獨是貪這一點念頭。是永遠不會悔悟的。沒有錢的時候。固然是貪。有了錢的時候。仍然是貪。人心是沒有厭足的。所以佛說人的貪心。最是害人。列爲第一個毒。孔子亦說不貪爲寶。又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都是勸誡世人不要貪心。但是沒有佛氏說得痛切。歐西格言也說金錢爲萬惡之母。須知貪之一念。不止單就金錢上說。心所愛的。就想歸爲己有。愈多愈好。世界上一切功名富貴。子女玉帛。宮室田園。誰不是貪得無厭的呢。不過有了金錢。別的不怕沒有。所以世人都跳不出金錢的圈子。到結局時。必定受貪毒之害。生時受害。也還罷了。死了之後。還要大受其害。怎麼人死了。還要受害呢。諸君不信。請看一看馬蘭峪東陵挖墳的案子。就可明白了。假使前清幾代皇帝。臨死的時候。不把他生前心愛的

珠寶玩器。整千整萬的。帶到棺材裏面。誰人想去挖他的墳。聞一聞死屍的臭氣。就是因爲他貪心不死。生前仗着權勢掠奪得來的好寶貝。死時捨不得他的子孫。仰體親心。把他生前常用的。心愛的。全都殉葬墳內。才有人想去盜掘。百多年後。屍骸暴露。骨碎墳穿。追原禍始。豈不是貪之一念害他麼。但是這樣的事。不能專罵前清。歷代的皇帝都受這個害。諸君試回頭一算。中國數千年來。唐虞三代。人心淳正。風俗儉樸。做皇帝的。生前功德及民。不是貪圖富貴。住的宮室。都是茅茨土階。那裏有許多珍珠寶石。死了埋的墳地。就是一個土堆。所以堯葬會稽。舜葬蒼梧。沒有人去動他一動。及至秦始皇厲行專制。貪心大起。說甚麼貴爲天子。以天下養。又說甚麼富有四海。把全國的金銀財寶。積聚起來。全歸他一個人獨有。所以死了之後。宮室被火燒了。墳也被人挖掘了。嗣後歷朝的皇帝。每到易姓時候。江山給人奪去。墳墓一定不能保存。看官不信。你說二十四朝的皇陵。至今有幾個存在的呢。曹操奸雄一世。怕死後挖墳露骨。想盡法子。做七十二個疑塚。也是枉然。終久也是一個一個給人都挖完。挖到七十三個。就不是疑塚。這副老奸骨頭便逃不了。漢朝張釋之諫文帝不要厚葬。有幾句話。說得最痛快淋漓。——「使其中有可欲。雖掘。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憾焉。一真可謂婆心。」

貴人家。總是受了貪毒。死在棺材裏。亦捨不得他心愛的寶貝。故犯慢藏誨盜。可憐呀。可歎呵。今馬蘭峪東陵的盜墳案。就是這種因果。有人問我。你說歷朝的皇墳。朝朝都被人挖掘。怎麼明朝十三陵。現在好好的存在。南京明太祖朱洪武的陵。也沒有人掘壞一點。豈不是自相矛盾嗎。看官須知。這個正是清室今日應享的酬報。大凡一朝亡。一朝興。一姓起。一姓仆。在這個強力之下。興的起的這方面。對待亡的仆的那方面。一切所有。上天下地。都算在裏面。皆作爲戰利品。任他佔踞掠奪。視爲通例。所以做亡國的皇帝。真是傷心。終日用眼淚洗面。尙算是個安樂公。到了臨危時候。悔生錯了。在帝皇家。反不如做一個老百姓。還可保存家族性命。廣東人咒詛人。有一句土語。——保佑你做皇帝。——這句土語。就是罵人滅族挖墳的意思。可想見亡國的皇陵。挖就挖了。沒有仇報的。我這幾句話。是就事實上習慣說。不是就律上說。更不是替盜陵人辯護。看官不要誤會。因爲有這個習慣。愈見得這次盜陵案。非要嚴辦不可。以故呢。滿清入關。做了漢族的皇帝。對待漢人。這份不公不平。就不用提啦。惟有保護明朝的皇陵。却分盡力。大有古代興滅繼絕的遺風。二百餘年無一日。辛亥革命。清室遜位。漢族念他這一點功勞。訂一清室優待條件。將保護清室皇帝一條。鄭重加入。到了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李石曾等。迫

脅宣統出宮。修改優待條件五款。亦不能將保護皇陵一條刪除。可見清室的功勞。是不好湮沒的。今將修改過的條件列出。以爲此案之根據。

第一條 取消大清宣統帝號

第二條 歲費四百萬元改爲每年給家用五十萬元

第三條 限令宣統卽日出宮自由擇房地居住

第四條 清室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派軍兵保護

第五條 清室所有財產分別公私凡屬公產皆歸民國所有私產則歸清室

煌煌的條件。載在盟約。關於政府的信用。漢族的信用。那能不切實履行呢。不料挖墳的大盜。竟然利用政局變遷。干戈擾亂。這個時候。做出見利忘義的事來。當然惹起全國人民的注意。政府不能不特別嚴辦的了。但是物必自腐然後虫生。人必自侮然後人侮。這次掘陵案子。固然是盜賊行爲。禍根由於清室不好。埋藏許多貴重財寶在地下。令人瞧着眼熱。其實有教猱升木的樣子。互相效尤。壯起了歹人的胆。才敢去幹。說到這裏不能不歸咎軍閥政客。製造出來的罪惡了。當宣統被逼出宮的時候。管理委

員會一時未能成立。宮中無主。失去的物件。不知多少。這樣的事。當然是有的。你想偌大一個王宮。幾百年精華所聚。碰着眼都是值錢的東西。那一件不令人心愛的呢。甚麼乾隆五彩呀。花瓶呀。鼻烟壺呀。北平的古玩商。買得的很不少。聽見人說。有一圓桌面。是翠玉琢成的。直徑四尺餘。厚有六七分。是個無價之寶。趁着這麼一搗亂。不知去向。誰拿了去。也不曉得。更有一件事。發生得真巧。不曉得那一個軍閥。在一個寺內。設立司令部。那日上午六時。天色剛亮。忽然寺內濃烟冲天。燒着了一間草房。立刻宣佈臨時戒嚴。清宮附近。斷絕交通。禁止行人往來。整整一天。才肯開放。外間紛紛傳說。都謂車閥們趁着火災。這個戒嚴防線。就是由清宮搬運寶物往來的路綫。不願意外人瞧見。所以禁止行人往來。有人疑到寺內的火。也是故意放的。這個疑案。不知真假。但是清宮內的東西。確是丟失許多。甚至糊窗的字畫。也全被人撕去。泥佛身上漆鑲的寶石。也被人挖破。這是人人看見的。今年張作霖失敗。又硬將宮內的寶物。揀好的搬走。部下見大元帥這個樣子。他們更無物不拿。連總統府內地氈。汽車。棹椅板凳。都載上火車。運出關外。據車站人說。不算坐人的車。單是搬運物件的。足足裝滿火車二十多輛。張作霖還未動身。搬運物件的車。已開駛好幾次。看官試猜。清宮內寶物雖多。經幾次的明搬暗偷。大約也所餘無幾了。黨軍到

了北平。查也不查。問也不問。車輛不肯放還。尙且無奈之何。車內裝去的東西。更談不到了。清宮的東西。搬得怎麼容易。誰不想去染一染指頭。沒有權力的國民。瞪着白眼。不敢說話。有權有勢的。那個不饒涎流下三尺呢。這就是盜陵案的引子。

閒言不表

書歸正傳

看官要知盜陵案如何發生。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回 買贓物商人入官獄

截珍珠青島獲逃兵

話說北平宣武門外。鐵老鸛廟胡同。住有一家商人。姓黃名文卿。在琉璃廠開設一古玩舖。名尊古齋。前清時代。文治昇平。有幾個錢的人。都愛買幾件古玩。陳設在客廳。以示儒雅風流。更有嗜古成癖的。那就不用說了。所以琉璃廠的古玩舖。是很多的。自民國以來。人民生計。日趨困難。富家大族。拿出家藏的古玩。賣與外人。還怕找不着主顧。誰肯拿吃飯的錢。去買那不急之物呢。北平做古玩生意的。近來全靠外國人照顧。還可以賺幾個錢。不過外國人買古玩。是要上等貨。北平地方。找不出好東西來。這一班做古玩生意的商人。聽見那處有出土的古物。立即前往看視。常有很便宜的價錢買來。轉一轉手。便賺

莫大之利。這個尊古齋黃掌櫃。就是此輩中人。那一天鐵老鸛廟胡同。忽然佈滿軍警。居民不知何事。個個都出戶瞧看。原來是黃掌櫃家。被軍警入內搜查。警察把守門口。不讓人出入。登時圍觀熱鬧的。擁擠不堪。街鄰交頭接耳。互相驚疑。猜不出犯甚麼案子。約有一個鐘頭。見幾個軍警。擁着黃掌櫃。裝入一輛汽車。風馳電掣而去。圍觀的漸漸散開。當時有一位過路的人。站在人叢中打聽。很關心似的。看官你猜。這人是誰。他不是姓黃的親友。是一個無事忙的人。姓洪名吉三。從前在天津探訪局楊以德部下。當過好幾年差。中國的學問很好。外國的科學也懂些。又受過軍事教育。近年開居北平。甚麼事都不幹。專好替人做私家偵探。有時担任一兩家報館通信員。這就是他的生活。憑着他一點小聰明。也破過幾件奇怪怪案子。這日恰巧路過鐵老鸛廟胡同。見軍警們在這裏辦案。他用偵探的手段。一打聽。便知是東陵掘墳私買賊贓的事。他一步行一步想。覺得這案。有點奇怪。因為今日滿族。雖然倒壽。東陵是有人看守的。工程又非常堅固。若要發掘。斷非少數的賊人。最短的時間。瞞着人可以做的。內中必有蹊蹺。回到家。漸漸把這件事忘了。過了幾日。看見報紙登載東陵的案。拘捕已不止一人。案情愈擴愈大。最詳細的。是青島截獲逃兵一案。報載云。

（奉天丸之二乘客）青島通信。日前各報紛載清陵被掘。所盜出之珍珠寶物及玉石瑪瑙各物甚夥。分向各處兜售。自北平捕獲要犯。破案後本埠軍警亦頗注意。本月五日奉天丸進港。內有乘客三人。意態不安。形跡可疑。經警廳督率官兵向前盤問。言語支離。遂由身邊搜出珍珠一顆。大逾桃核。實爲普通不易輕見之品。又由行囊中搜出珍貴寶物不少。以其來跡不明。帶廳訊問。該犯等供稱一名張岐厚。我年二十三歲。安徽南宿州人。從先在第六軍第二混成旅一團團部當隨從兵。以後又改編在十二軍軍部當隨從兵。軍長孫殿英。我們的隊伍向註蒞州一帶。於今年五月間隊伍開至馬蘭峪打土匪。註在東陵。是由軍長孫殿英領著兩旅人去的。（人數不足）旅長有韓大保及柴旅長。於五月節前三四天由軍長下命令。教工兵營用地雷將西太后及乾隆皇帝二墳炸開。當時我未得去。由軍長的人把着門。都是團旅營長們下去拿東西。別人不得進去。他們拿完了。到天明以後我才去的。我這三十六顆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墳裏拾的。以後我們的隊伍就往熱河開走。在楊哥莊地方。我因當兵不易發這些財。再跟着隊伍打仗去。也無益。所以才由楊哥莊偷着跑了。到了天津。我還曾在天津賣了十顆珠子。賣了一千二百元錢。當時買了兩個金戒指。

一只手錶。由天津坐船來青。再赴上海轉回原籍去。我這三十六顆珠子。是在天津賣時。人家檢剩下的。我的一千零十元錢。就是在天津賣了的那十顆珠子去了。花費剩下的。這張殿元是我教他跟我一同回家的。我管盤費。我得的珠子等他都不知道。我們在第六軍時就同事。這黃姓我不認識。我未同他在一處當過兵。不是同我來的。所供是實。

張殿元供。我年三十七歲。河南商雲縣馬牧集人。從先在第六軍當兵。就與張岐厚同事。以後改編在十二軍。我們軍隊駐薊州三河縣一帶。我們軍隊往馬蘭集開時。我未去。只去兩旅人。以後我們軍隊往熱河。走至楊哥莊地方。張岐厚教我跟他回家。給我出盤費。我因數年未回家。也願意。所以跟他到天津。由天津坐船來青。打算再回原籍。張岐厚得的珍珠我未見。我也不知他有多少錢。他的珠子由那裏弄來的。我不知道。所供是實。

黃陵川供。我年四十歲。廣東羅定縣人。去年在廣東革命軍第四軍兵站當兵。後任教導第二師當上士。取消後又在革命軍第二十六師當上士。我是在通訊部駐德州兵工廠。我現請長假。打算回原籍。由天津坐船來青。我帶的錢是給朋友同鄉捐的。都有信可查。我自己有七十來元錢。軍

裝是我當兵時的物件。子彈是在兵工廠裏拾的。刀子也是拾的。耳墜子是在德州發餉時給中央紙票。因恐怕別處不用。以故買成耳墜。張岐厚我不認識。未在一個軍隊裏當過兵。我們是坐一個輪船來的。所供是實。

又一快信云。青埠警廳督察隊捕獲掘盜清陵之張岐厚。黃陵川。及張某三人。已經嚴訊。茲據某方消息。張岐厚係孫殿英部下隨從兵。黃陵川及某爲隨同來青之人。據張岐厚供稱。年二十三歲。安徽南宿州人。前在直魯軍第二混成旅一團團部當隨從兵。後至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團部。前駐紮東陵兩旅。近奉軍長孫殿英命令。將地雷設於乾隆墓。及慈禧墓內。夜間引火焰崩裂。地約二十尺。孫軍長旅兵三十名。前經墓內搜檢殉葬寶物。其墓中陰氣森森。極爲可畏。雖有火把洋燭二十餘隻。毫無光亮。四圍地勢大。穿石門三四處。始達放棺之處。屋房均以石作成。刻鏤極細。棺下有泉。壁間佈置得宜。陳設富麗。俟後撬開棺蓋。見慈禧太后。面目與生前毫無差異。髮亦修整。有衣服皆爲珍寶所掩。看不真切。週身並發亮光。當得珍珠四十八顆。卽時出墓。天明潛逃到津。因路費缺乏。在法租界天祥商場某金店賣得十餘顆。乘輪來青。不料被捕等語。又由探警王誠齋將搜查

出之珍珠三十餘顆。並子彈三十餘粒。炸藥小鐵筒。並國民革命符號四方。黃綾護照一張。毫錢四十餘個。交警廳偵探隊長劉清林收存。轉解警廳懲辦云云。

又一通信云。青島警察廳偵探隊。前獲盜取東陵殮物要犯張厚岐一名。訊據供認在直魯軍內充當護兵。隨同官長炸開東陵。在西太后墓內盜取珍珠等件。直言不諱。原贓珍珠三十六顆。已由商埠局總辦趙琪。發交商會變價撥充貧民習藝所經費。並將獲案洋一千零五十元提出充賞。所有張厚岐一名。已經解交青島地方檢察廳。依法辦理。現聞該廳察察長余煇燾。接到此案。即付偵查。認爲觸犯暫行刑律第二百六十二條。提起公訴云。

同時津海關亦破獲大宗東陵珍寶。該項珍寶運津之先。津埠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已接有密報。派人秘密偵查。及至十四日下午。確知貨已運津。遂由孫處長嘉祜。派該處主任曾厚載。偕副官王振泰。會同津海關監督公署科長胡永和。譯員龔錫純。下午四時。前往津海關詳查。結果查獲古物三十五箱。內有大明黑漆長桌一事。金漆櫃門四扇。及瓦麒麟。瓦佛像。瓦獵人。瓦魁星。暨描龍彩。彩漆器陶器與高約三四尺之燭台等件。有一望而知爲新出土者。亦有與普通古玩相似者。并悉

此項物品。係由北平吉貞宦古玩舖長張月岩委託通運公司由北平運津。預備出口。運往法國。所報價值爲二萬二千餘元。報稅三千餘元。曾主任以報運人張月岩並未在場。無人證明貨物來源。且此事發生於東陵被盜案後。問題性質至爲重大。遂一面要求海關暫行扣留。一面回處陳報孫處長。請示辦法。孫處長據報。即請警備司令部函請北平公安局。向吉貞宦古玩舖調查貨物來源。從速函復。以便處置。同時並致函津海關監督公署。請將該項物品扣留。據某方觀察。官廳方面調查貨物來源。純係手續問題。實則此項物品確爲東陵珍寶。毫無疑義。其價值當亦遠在二萬二千元以上。吉貞宦舖長張月岩所報價額。自係不實。而此案如何結束。尤可注目云。

洪吉三看完了報紙。暗想盜陵案。已弄得滿城風雨。將來受拖累的人。一定不少。恐怕背影裏。還有重要人物。爲之主謀。亦未可料。我何不探他一探。看看這案黑幕如何。主意已定。便將應行着手辦法。略爲佈置。卽急急進行。正是

天下人辦天下事

從來能者便多勞

要如洪吉三如何偵探。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查盜盜案竟有兩委員

保骸骨幸得一字典

話話盜陵案發生之後。全國輿論。都主張嚴辦。紛紛電請政府。緝拿要犯。澈究主謀。全國商聯會發出通啟一件。請各界一致主張。

公啟者。近悉清陵被人挖掘。盜賣寶物。殊駭聽聞。深慨我華族。所以優於各國者。以有禮教維持之也。追遠慎終。培厚民德之舉。雖在革命期中。仍應力予保持。以維國本。查明陵保存數百年。清陵亦應一律保護。如乾隆慈禧帝后陵寢。工程堅固。斷非少數人。及最短間所能掘破。似此明目張膽。滅絕人道之擴大舉動。必有主持之者。萬懇一致主張。根究主使。妥復舊觀。以培民德。而維國本。不勝盼禱之至。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啟。

張繼爲此事。曾有儉電致閻錫山。請予嚴辦。

閻總司令勛鑒。報載滿清東陵被逆軍殘部盜掘。津市已有寶物出售等語。查東西兩陵。刻已與明十三陵同爲歷史上之古蹟。應予保護。留作史家研究之資。務懇飭令所部肅清殘孽。對此項古蹟妥爲維護。并希轉飭平津特別市政府。將盜賣寶物者。嚴拿究辦。凡所追出之寶物。宜送交古

物保存委員會及北平臨時政治分會。珍重保存。以免散佚。至深盼禱。並頌政祺。張繼叩儉。（二十
八日）

閻錫山復電 上海法界陶爾斐斯路二十八號。張主任天樞。轉張溥泉先生鑒。儉電誦悉。前
據探報。東陵有發掘情事。已重令豐（玉璽）軍長派兵前往保護。嗣准北平臨時政分會函稱。據
誠堃等請商派鎮守使保護東西兩陵一案。經三次常會提出議決。請由本部派撥軍隊前往東西
陵切實保護等因。當又於東日（八月一日）分電商總指揮（震）派相當兵力保護東陵。張警
備司令（蔭梧）派相當兵力保護西陵。並飭速拿盜墓匪人。從重懲辦。各在案。准電前因。特將辦
理經過情形。一併奉聞。閻錫山叩歌（朱綬光代）（五日）

北平政府。因案情重大。特派劉人瑞、張宗海、余喬、譚尙岩、四個委員。前往調查。並委他們接收東陵
一切事宜。劉等奉命。立即會同衛戍總部參謀哈漢儀。警備司令部參謀齊尙賢。隨帶憲兵二名。警備司
令部護兵十餘名。一同前往。據劉等回平報告。

原駐東陵的軍隊。係孫殿英部、譚濫江師、第七第八兩旅。第七旅駐東陵。第八旅駐馬蘭峪。自

五月十七日起。兩旅互做空氣。散佈謠言。謂有大幫軍隊。快來掘陵了。雙方立刻戒嚴起來。附近居民。異常惶恐。形勢異常緊張。江蘇人說話。像煞有介事。暗裏勾結土匪。大行發掘。一連掘了好幾天。至五月二十四日。才算完事。管陵的人。曉得不曉得。現下尙未查明。有人說管陵的大臣也分得贓款七萬多元。當時附近居人。一個人也不敢去瞧。是以無從証實。但聞孫殿英親往陵地分贓。將贓分畢。始各散去。他們下手發掘的地方很巧妙。不在陵的正面。係由正而隧道宮門旁邊琉璃影壁下起掘。因由上面往下直掘。較由正面橫掘。近得很多。料必有熟悉陵內工程的人。串通一氣。方能曉得。事後聽見管陵人說。發掘時候。見有幾個白鬚子的老頭子。在軍隊工兵中。共同工作。或係當初做陵的工匠。也未可知。計被掘的共十四個陵。

(一) 孝陵。卽順治陵。陵尙完好。惟殿閣毀壞不堪。而東西兩廡。尤甚。

(二) 孝東陵。陵亦完好。宮門。朝房。均拆毀不堪。陵亦拆去三分之一。惟隆恩殿。尙完好可觀。

(三) 召西陵。卽順治母陵。完好。惟隆恩殿各柱下截。均被大斧劈去十分之九。僅存一綫。似

非短時間所爲者。若以此撐持大廈。不出數月。便可完全倒塌。其餘朝房宮門。及省牲所等。僅存瓦礫一堆。頽垣數丈而已。

(四)景陵。及康熙陵。陵完好。惟隆恩殿中四金柱之下。截貼金均。已剝脫。其餘各硃漆柱。亦有刀斧痕跡。陵前白石碑坊。高二丈餘。已拆斷其一。斷痕尙新。係最近所毀者。東西兩配殿。亦係新毀。

(五)裕陵。卽乾隆陵。掘陵者。卽在該陵門前掘下。寬約五六尺。現已堵塞。未便啟視。據守陵人面稱。於舊歷五月十七日。有國民革命軍第二營之七八兩連兵士。來駐正殿。及配殿等處。將值官八旗等。逼遷圈內。至十九日下午。突聞炸裂聲。守殿人不敢往視。二十五日夜間。該軍與普陀峪所駐之軍。同時開去。其時途中。有遇見各軍士鞋底。多沾染白灰者。其經過各地。尙有灰跡可尋者。及守殿人查視。則見殿前琉璃影壁下。掘有大孔。現已用磚石塞閉等語。其陵前明樓內墓磚前。亦掘去地磚十餘塊。深約尺許。此外所有殿宇及省牲所。均經毀壞大半。聞多係旗民竊盜所爲者。

(六)裕妃陵。尙完好。惟殿閣毀壞不堪。

(七)定陵。卽咸豐陵。陵上掘有一孔。深約尺許。寬三尺。其陵下流水溝。亦拆去一磚。似欲掘發而中止者。隆恩門三門。已失其一。東西兩廡。僅存礎。柱石。其門窗等項。均拆去無餘。隆恩殿中之四金柱。剝落殆盡。其他各柱上之硃漆。亦全剝落。尙有數柱。已被大斧劈去其半者。其殿頂天花板。亦拆去多半。此外省牲所已拆毀。僅存銅缸二件。缸之兩耳亦拆去。據守陵人面稱。此陵在本年五月間。尙完整。至六月始拆毀。

(八)定妃陵。尙完好。宮門正殿拆毀不堪。

(九)惠陵。卽同治陵。陵門上掘去厚磚數方。而明樓四週地磚。亦全掘起。隆恩門及隆恩殿。以及東西朝房。配殿等處之硃漆柱。每株均被大斧劈去三分之一。或其柱之半。而省牲所完全毀壞。僅存殘柱數株。立於頽垣間。

(十)惠妃陵。卽陵於前石階級下掘入。據守陵人云。似陵至掘內墓門。卽見水便舍去。故現所有階級。均係新砌者。其隆恩門。隆恩殿。均毀壞不堪。而配殿及朝房。亦摧殘殆盡。僅能辨識其遺址耳。

(十一) 普祥峪定東陵。卽孝貞東太后陵。門上磚石拆去數方。尙未大毀。宮門之門扇亦均失去。頂花板亦拆毀無存。隆恩殿中四金柱之金。及各柱之朱漆。均被剝去。惟殿前銅缸尙存二口。省牲所亦毀去三分之一。

(十二) 普陀峪定東陵。卽孝欽西太后陵。掘陵者卽在陵門前掘入掘口寬約五尺。據守陵人面稱。於舊歷五月十七日午前。忽有自稱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團軍長柴雲陞。師長溫江。(卽文江)所部之第七旅旅長韓大保。第二營帶同工程營到陵。將守陵人攢開。謂將試放地雷。恐受危險。不許容住。至十八日下午。忽聞炸藥爆發。聲震山谷。四面放有步哨。禁止通行。守陵人不敢前往。至二十五日夜。該軍開拔後。守陵人始赴陵查看。見陵地宮門下之巨石已翻起數方。細查一遍。始知該軍係由地宮門下。用炸藥將石門炸毀。鑽入隧道。盜竊寶物。二十四日夜。孫殿英曾親乘汽車來一次。當夜卽返。大約係分配贓物者。此次兩盜去陵寶物。爲數約在萬萬元以上。事後。復將磚石堆積掘口。始去等語。繼查陵前明樓四週磚石。悉行掘起。零亂不堪。隆恩殿四壁。皆係赤金貼成。正殿柱及東西配殿柱上之躡金蟠龍。計百數十條。均被拆去無一存者。惟殿頂之金漆花板。尙屬完

全。

(十三) 景妃陵。尙完好。隆恩殿。僅存殿屋前半偏。其餘則毀壞殆盡。

(十四) 雙妃陵。均甚完好。殿宇宮門。亦未毀壞。

察看發掘的情形。最注意的。就是乾隆陵。及慈禧陵。還有惠陵。這個陵是葬同治妃子的。去年曾經被掘過一次。這回又重掘一次。統計盜去十四個陵內的寶物。據熟悉情形者云。大約價值一萬萬元。內有珍珠四十五斤。此外零星寶物。沒有數可計了。單說乾隆帝口中含着這顆黃珠子。就有人說值二千多萬。慈禧后棺內。有玉石西瓜一個。係天然一塊玉琢成。外皮是綠的。中分白黃紅三層。瓜子是黑的。真可算則無價之寶。陵內各種祭器。亦均被盜一空。乾隆慈禧的屍骨。俱擲出棺外。形狀甚慘。劉委員等一到。卽見各城門粘貼有內政部接收東陵委員宋汝梅的佈告。各人大爲詫異。後來看見宋的佈告。沒有關防圖章。料是冒充。根究起來。陵內的古物。被宋汝梅拿去了許多件。點收時候。又見有宋手寫的字條一紙。內開。

大號銅佛六尊。

盜陵案

中號銅佛九尊。

小號銅佛九尊。

供花三盆。

銅鈴一件。

小供花四十件。

銅對聯一副。

小銅匾一件。

銅搭頂帶練一件。

庫中又有雕漆匾對十方。分作五組。用繩索網好。因守庫人阻止。尙未運出。正點收問。又接到宋汝梅逃走的報告。劉等卽派當地警長。前往宋所寓之塔山廬。追問去後數小時。未見回報。恐怕生出意外。又另派職員。携單往索。廟內僧人。知事情敗露。無可掩飾。將宋留存各物。繳出。照單點驗。所差尙多。再三追問。又繳出小銅佛一尊。其餘謂宋汝梅携去。詳情問宋汝梅帶來副官王光耀便知。王詞極閃爍。乃將

廟僧海永行綿二人。及王先耀。寄押警局。本地聯庄會。旋將廟僧保釋。當夜又在廟僧臥榻上被罩內。搜出銅塔頂帶一件。供花三件。銅佛二座。過了兩天。宋汝梅經營士。從縣追回。劉等派員。與宋交涉。擬索回銅佛二十面等。乾隆御書硃刻條幅十塊。宋不允。劉等只得據實詳稟政府。復就陵外視察一週。即加封條三種。其國民政府一種。接收辦公處一種。軍警機關一種。隨即回生。洪吉二探聽明白。聞說馬蘭峪內康熙帝一陵。發掘之時。鑿動甫下。地上忽然湧出泉水。清而不絕。長時間水浸過膝。兵士們只你退出陵上。俯首一看。水只有長沒有退。不及半小時。陵內已變成水池。想去再施工作。大家都沒有法子。康熙帝的梓宮。就靠這一場水保護住了。照道理說來。當然是掘着泉眼。但是來得這麼巧。不能不算是康熙帝的福氣了。有人說康熙帝生前做出一部字典。加惠士林。所以死後猶食其報。洪吉三聽見。暗暗好笑。康熙這部字典。對於訓誥小學。是絕沒有用的。經學家冷眼都不去瞧他。若說加惠士林。還有數理精蘊。佩文韻府。各種的書籍。大半多是有用的。何止一部字典。怎麼不說他呢。有人謂康熙字典。最令普通教育。識得幾個字的人。都買他一部。所以功德較大。這就不兼贊一詞了。正是

文字有靈護死骨

君王無力保身家

要知政府查辦後如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驚劇變宣統收殘骨

得消息政府捕凶徒

却說宣統帝被逼出宮之後。遷居天津。租了日本租界張園居住。一妻一妾。生活尙還不錯。最可恨的。這一班自命遺老。用北京土混混架秧子的手段。包圍着他。明討暗吃。把這個不懂世事的闊大爺。玩弄於掌上。一點事不辦。一句好話不說。撐着忠心奴隸的招牌。實在是害了主人。宣統近來年紀漸長。智職日開。已覺得不妙。嘗對人說。他們都說是忠臣。要許多忠臣幹甚麼呀。聽他這一句話。便可知宣統不贊成這班遺老的行爲了。馬蘭峪東陵被掘。這個不祥的消息。傳到天津。宣統聞知。大驚。回念列祖列宗。生前何等威嚴。現在自己何等落魄。祖塋都給人挖了。心中傷感。嚎啕大哭起來。左右也相對流淚。宣統又命人擺設香案。預備祭品。同他兄弟溥傑。一齊換了素服。望着東陵。三跪九叩。伏地又痛哭一番。隨即召集皇族要人。開緊急會議。決定兩個辦法。一面派員往東陵重新殮葬。一面請求國民政府。嚴辦盜陵案犯。宣統拿出五千塊洋錢出來。爲重殮帝后之費。當即指派寶熙。耆齡。溥衍。載澤。載振。載潤。載瀛。七人。趕赴東陵查勘。風聞看守東陵大臣毓彭。有勾結軍人。坐地分贓情弊。撤差查辦。寶熙等往勘完事。回

報宣統。來平購辦棺木。特赴衛戍司令部。謁見朱綬光。報告查勘情形。請朱代爲介紹。前往見閻錫山。要求嚴辦案犯。然後告辭出來。會同皇族三十多人。分乘汽車。一條龍似的。馳往東城某某木廠。購辦棺木。這個木廠。係坤伶李桂芬親戚所開設。當初慈禧那拉氏死時。那口楠木梓宮。就是這家木廠做的。做成了兩口。大小尺寸。都是一樣。所以皇族各位爺們。都曉得那家木廠。還有一口好棺材。大夥同去購買。這口二十年前的好寶貝。果然留存在今。沒有用主。很像專爲那拉氏挖墳重殮預備的。看官你說奇也不奇。巧也不巧呢。寶熙等等買妥了梓宮。便去見劉人瑞。商量同往殯殮。洪吉三聽見有這個好機會。那肯放過。劉委員與寶熙等往東陵時。跟着一同前往。到了馬蘭峪。忙了好幾天。將調查所得。分別記載出來。

清咸豐東造兩后之陵。位於定陵之東。故稱東陵。而以峪名別之。曰普祥。曰普陀。普陀者。西太后奉安之所也。盜掘之口。有亂石堵塞。八月廿五日。同載澤等往參觀。至則掘口復啟。遂從口直下。深約五六丈。見地宮外層石壁下。通一小口。方僅二尺餘。乃俯伏蛇行而入。直達遂道。經過石門兩重。先有多人持燈在內引導。內宮正中石床上。梓宮傾欹橫斜。梓宮蓋拋離三丈以外。仰置宮之西北隅。西后尸體在焉。頭向東。面半仆。皮骨完好。髮色青黑。根有紅繩纏繞。似梳辮結者。身上現出拳大斑痕數點。似青似褐者。

有毛毳然長不及寸。蓋因透露空氣。蒸雲所致。外槨劈毀。不成片段。宮門右側。堆積破爛。各色衾褥衣被等件。此外空無一物。余等以其氣味難受。觀畢即出。其口外石板上。置有楠木奉冊數方。及殮鞋一雙。鞋長七八寸。精緻尙存。但不鮮明。相傳西后殮履值數百萬者。想即此也。聞復殮時。有人從石中拾得珍珠數十枚。載澤命推辭復納梓宮中。以示奉安之意。

八月廿八日。復查西裕陵裕陵者。清高宗乾隆奉安之所也。凡帝陵玻璃影壁前。例有空院。院之南。建樓一座。高可二十餘丈。下層中空。湖道上層。暨漢白玉石豐碑一。直書某某皇帝之陵。鐫滿蒙漢三種文字。其上以朱漆。之後陵明樓。則緊接影壁。無空院。其制稍殺焉。故裕陵盜掘時。係由影壁前鑿開石板直下。炸毀地宮外門而入者。掘後填塞未固。又值天雨。縣連水從掘口灌而入地宮。深約四尺餘。先時載澤派人用大機水龍吸取數日。事竣以汽車迎各人參觀。至則由掘口直下。橫穿隧道。時地宮內尙有餘水四五寸。余等蹀躞而入。至一重門。即見煙氣充塞。由此經第二第三第四重門。地宮內懸煤氣燈一架。烟霧氤氳。呈黑暗色。導者以燈前行。途得逡巡而入。查地宮正室內。有梓宮六具。帝一后一妃四。均毀壞無餘。梓宮身蓋異處。顛倒錯置。不忍入目。以燈入內照之。見有白骨數節。浮水泥中。惟六具頭顱。殮

者以黃色布袋盛之。不能辨其孰男孰女。僅以數字標明記號而已。余因地宮烟霧與臭惡之氣撲鼻難聞。巡看一週卽出。形狀極爲淒慘。較西后陵尤甚百倍焉。

出北平朝陽門。一直東北走。凡二百八十餘里。就可以到了東陵。其地東臨遵化。西接薊縣。北倚喜峯口。南指玉田。四境阻塞。從馬蘭峪西關外西口子門風水地東邊牆起。二十里至葦子峪。爲東西的寬度。再從馬蘭峪西南方大紅門風水地南邊牆起。二十餘里至興隆山的山場。爲南北的長度。長寬相乘。可得四百餘方里。這就是東陵風水地的面積。至於馬蘭峪縱橫兩條街。和旗員旗兵駐守的五個營房。從前也都是東陵範圍內的地域。所以統統算起。東陵轄下的面積。當在五百方里乃至五六百方里之譜。北面長城。東西蜿蜒。作成天然的屏障。境內燕山山脈。起伏環拱。又擺列成各種天然的峯山。又益以水碧如油的多少小河。縱橫流灌。更添了無窮的風水。環四百里方圓。都染有邊牆。馬蘭峪的老百姓們。就叫牠做「風水店」。另外仍還有紅橋一處。紅橋以外。才是老百姓的民宅。

明清一代。在關內共葬了十帝。除去溥儀外。其餘「駕崩」的九帝。也都分葬在東西兩陵。東陵的帝陵。一共有五。卽（一）孝陵。卽順治陵。在西溝。（二）景陵。卽康熙陵。在西溝。（三）裕陵。卽乾隆陵。

在順治陵西。此次被盜。裕陵卽其一也。(四)定陵。卽咸豐陵在乾隆西。(五)惠陵。卽同治陵在順治陵東南。此外又有四后陵。清朝的制度。凡是皇后死在皇帝以先。才可以從葬。死在後頭。就另起陵地。在東陵共有后陵四。卽(一)孝東陵。順治后。在孝東陵。(二)定東陵。咸豐東后。在定陵東。普祥峪。(三)定東陵。咸豐西后。在普祥峪東。普陀峪。卽此次被盜主地。(四)昭西陵。太宗皇太極后。在大紅門外。以下又有五妃陵。妃嬪能從葬與否。和皇后沒有分別。東陵的妃陵有五。卽(一)景妃陵。康熙妃。在景陵東。(二)雙妃陵。皆康熙妃。在景妃陵東。(三)裕妃陵。乾隆妃。在裕陵東。(四)定妃陵。咸豐妃。在定陵東。(五)惠妃陵。同治妃。在惠陵東。除上述之外。又有一皇子陵。乃乾隆子。早殤。所以也葬在東陵。陵在葦子峪黃花山下。

乾隆壙內停靈之地。皆有石床。床高約二尺。棺長八尺餘。寬五尺。高五尺。紅漆金字。乾隆頭骨。喉骨。拋棄棺外。頭骨甚巨。眼眶深巨。牙齒全脫落。有牙座三十六。

壙內本有棺六。有一棺被毀。其前被鑿一大孔。尙有兩棺已碎。僅餘三棺未損。屍骸完整者僅一具。悉皆雜亂散於地上。情形甚陰慘。幾於無可收拾。善後之法。以所餘三棺分裝之。完整之后屍。肌肉附骨。

若板鴨然。置一棺。其餘骨殖。分裝二棺。

却說洪吉三在東陵調查了數日。沒有等殮驗完畢。就回北平。略爲休息。便翻閱這幾天的報紙。見登載捕獲盜陵要犯譚松亭。急往下看。可惜略而不詳。連閱幾家。都是一樣。只好撮其大要。錄在日記部內。

一說掘陵主要人。係師長譚巨卿。共掘半月之久。將守陵人逐走。共掘十三棺。珠寶多數。由譚弟松亭運津銷售。

一說譚松亭來平。住中國飯店。衛戍司令部。得有報告。派兵往捕。譚外出洗澡。旋在清華池澡堂圍捕。譚氏護兵。胆敢抗拒。又添派步士一排。始將譚捕獲。

一說譚係現役師長。由其上級長官保出。

一說譚某與數要人。同住中國飯店。文物維持會。得有消息。呈請警備司令部捕拿。押禁部內。

又載日昨寶坻縣。葉琪總指揮處。破獲盜陵匪犯四人。一爲吳大來。係第六軍團。譚溫江部下隨從兵。蕪湖人。二爲趙恩受。山東信陽縣人。在第一團充當上士。三爲耿仲元。直隸鹽山人。在混成旅處充當

司務長。因爲王福有。大城縣人。現任第一連中士。據稱該軍第一旅。駐紮東陵之西。孫殿英久已垂涎。於夜間。密調軍士。均係營長。一十名。繼又調二十名入內。四十名把門。均托盒子砲。如臨大敵。入內詳細未悉。因我等皆在外守門。後經數小時。乃見譚濫江。雀躍而出。我四人乃尾行入內。共得珍珠十粒。欲向平津出售。我行至寶坻。不被意捕云云。

又一報告。前在天津海關破獲之珍寶三十五箱一案。其正犯頃已在津捕獲一人。現在天津警備司令部軍法庭嚴訊中云。

洪吉三將報紙摘錄後。沈吟了一回。坐着沙發椅上。口銜一枝雪茄烟。默默出神。忽見僕人手拿着一張名片。後面跟着一個客人進來。洪吉三急站起身來。笑臉相迎。一面與來客握手。一面說道。賈福兄。你來得真好。我正想找你商量呢。那來客道。我知道你從東陵回來。一定有許多資料。是供我們研究的。吉三道。資料雖有。但是這個年頭。黑幕重重。單靠着事實。不曉得內容。是沒有用的。那來客笑道。你是偏重理想的。你要知道。理想不從事實上發生。是偵探家大忌呵。吉三道。我何嘗偏重理想。不過民國以來。奇奇怪怪的事。一牽涉軍閥政客。便有出人意外的黑幕。這個黑幕。永遠揭不穿的。也沒人敢去揭穿。

他。局外的人。一輩子闖在葫蘆裏。我見得多了。才有這樣的見解呵。看官你猜。這個來客是誰。原來是北平偵緝隊內一名高等偵探。姓賈。單名一個端字。前清時代。史伯龍做北京探訪局長。他就任局內供職。資格很老。閱歷又深。破過多少奇難案子。在北平偵探界。是很有名的。可惜少案讀書。些筋不太靈活。他與吉三。是多年朋友。很佩服吉三的聰明。遇着難辦的案子。一定來找吉三商量的。此次來廣陵。外間謠言甚多。他摸不着頭腦。聽得吉三同滿族人員。往東陵查勘。所以特來打聽消息。正是

中國本無偵探學

福爾摩斯亦假名

要知這兩位偵探有何高見。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回 見香寶影飯店好生涯

寶氣珠光銀行存贓物

話說洪賈兩偵探。一個就理想上說。一個就事實上說。辯論了一番。吉三道。我們兩人的主張。暫且擱開。請你將譚松亭怎樣補獲。這件事實。先說一說。然後我的理想。再去參證。或者得有新鮮的門徑。也未可知。賈福道。譚松亭不是咱們隊裏補獲的。聽說是甚麼維持會告發的。事後我才到中國飯店調查。今將我所知的告訴你罷。原來這個中國飯店。開設在西珠市地方。店裏的設備。很像個樣兒。但係營

業上不大見好。這個困苦。近年以來。不止他一家。除了東交民巷這幾家外國飯店。靠着外國人勢力保護。一班軍閥政客老爺們。聽見有一點不好消息。就坐着汽車。嗚嗚的往那裏躲。政局變亂一回。中國人開的飯店。沒人敢住。他的飯店。倒多賺一回錢。中國飯店也是受了這種影響。目下更有一種苦處。做買賣賠了錢。實在支持不住了。想關門大吉。也不容易。警局是不准的。中國飯店勉強支持着。便不能不想個法子。招羅生意。我有一次到他飯店樓下四十九號房。探望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是個癡君子。又是個老北京。有妻有子。有房有產。他好好的家不住。反跑去中國飯店開個房間。一個人孤孤零零的。冒充旅客。是甚麼緣故呀。我聽了很納悶。所以跑去看一看。不料一進房裏。舉目一瞧。心中便瞭然是這麼一回事。吉三笑道。你瞧出是甚麼事呀。賈福道。不要忙。聽我說呀。滿屋裏黑黯黯的人。坐的臥的。都有我那個朋友。正在忙不過來。我在屋裏一站。這種阿芙蓉膏的氣味。彌漫一屋。通氣的窗。雖有幾個。大約是老沒有開的了。我給這種氣味。薰得頭腦都昏。我的朋友。一見我到。立刻手忙腳亂起來。一手拉着我。過隔壁一個屋子去坐。忙着叫人拿紙烟。倒好茶。取點心。招待極爲優厚。說不上兩句話。他就跟我訴出許多困難。差不多飯都沒有得吃了。迫不得已。來這裏做這個勾當。言語間。還帶着來我幫忙的話。又許我每天

的好處。我聽了半天。才想起我是個現役的偵探。所以他見了我。有點害怕。我連忙安慰他道。咱們是怎樣的交情。不要誤會。別的話都說不看。他聽見我這樣說。這番殷勤。就不用提啦。我怕發生嫌疑。不便久坐。就告辭出來。後來我一打聽。才知道這飯店掌櫃的。仗着軍隊裏幾個中下級軍官。包庇着。招引賣大烟的客人。包房開燈。明吸暗賣。坐收其利。一到了晚上。叫條子。鬧弘娼。自然是連帶的勾當。不問可知了。我說這個話。是前兩年的事情。現在還有做這個買賣沒有。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我前幾天。因為奉上官命令。查探各旅店公廨。查到該飯店的時候。見往來的人。有男有女。有軍人。有妓女。雜亂非常。不覺令我十分的注意。正在店內盤旋之際。陡見有一女郎。花枝招展。走將出來。站在門口。等他的包月車點燈。我留神一看。認得是花月班的花麗娟。是八坦數一數二的紅姑娘。我同他有三兩個茶園的交情。當晚就到他班子裏。用話一套他。果然探得一點消息。原來招呼他的客人姓田。是個南省人。來北平有一個多月。住在中國飯店。還有一位姓周的。是姓田的朋友。兩人同住一塊兒。這兩個客人。與一班軍人。時常往來。那個譚松亭。是與田周兩人很密切的。花麗娟說。那客人手段很闊。珠寶玉石。不知多少。我聽了。就動了疑心。跟着再去探訪。才知道這位姓田的。是個赫赫有名的政客。他來北平。另有住的地方。怎麼又住

在這飯店呢。不過這班大政客。一舉一動。一來一去。都有政治上作用。向來是行跡詭秘的。所以不足爲奇。但係我的疑心。既然發生。未便一探就肯罷休。我就在該飯店開了一個房間。住了數日。這房間。隔田周兩人的屋子不遠。可以隨時觀察。法言三三。到這。連連點頭道。這個消息。有趣得很。寶應道。下文還有呢。有一天晚上。德酒又叫條子。正在嬉笑熱鬧的時候。那個譚松亭。帶着兩個馬弁。整外歸來。沒有進自己的屋子。三步兩步。便先跨入姓田的住房。那個姓譚的。一進去房內。笑聲頓絕。唧唧噥噥。好一會兒。我留心細聽。半句也聽不出。裝着散步。踱出房外。又見他門房門口。站有兩個馬弁。不敢近前。致露形跡。只得遠遠的望着。約有半個鐘頭。姓譚的。又走了。很像有甚麼要緊軍情似的。我心裏正自胡思亂想。很想來找你。給我推測一下子。不料第二天。那個譚松亭。就被捕了。田周那兩個人。也退了房間。不知去向。我派幾個弟兄們。往四處打聽。有說去了天津的。有說回南去的。那飯店見姓譚的。犯了案。又見我這麼一訪查。恐怕有甚麼株連。有人問他。姓田住在那裏。他都說沒有姓田的客人。推得一千二淨。我白賠了幾塊錢旅費。摸一個空兒。一點功勞沒有。你替我一想。冤不冤呢。青三笑道。一點不冤。你這一番經歷。增長我的理想。真個不少。我慢慢的再告訴你。現在政府對於此案。尙未審判。我們是不能胡亂發言的。

又怕風聲洩漏。更於此案不利。俗語說得好。捉賊要贓。捉奸在床。這次盜陵案。贓物實在不少。既有許多贓物。斷不是一個人可以獨得。物多人多。一定隱藏不住的。論理呢。很容易偵探出來。可惜被劫的失主。不曉得說話。無從查問。只好聽其自然發現了。賈福道。贓物的清單。我却見過。是一家報紙登載出來的。是個什麼愛月軒的筆記。還有大陸銀行收存贓物的清單。你要看麼。我抄有一份。可以給你。一面說。一面從衣袋內掏出一捲字紙來。檢出兩張。遞交吉三道。衛戍司令部送去大陸銀行的公函。都有了。吉三接過來。展開一看。只見寫着。

愛月軒筆記慈禧墓寶記

太后未入棺時。先在棺底鋪金絲所製。鑲珠寶之錦褥一層。厚約七寸。褥上覆繡花絲褥一層。褥上又鋪珠一層。珠上又覆綉佛串珠之薄褥一。頭前置翠荷葉。脚下置一碧璽蓮花。放好。始將太后抬入。后之兩足登蓮花上。頭頂荷葉。身着金絲串珠。綵綉禮服。外罩綉花串珠褂。又用珠串九練。圍后身而繞。之並以蚌佛十八尊。置於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寶。係私人孝敬。不列公賬者。衆人置後。方將陀羅經被蓋后身。后頭戴珠冠。其旁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一百零八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

棗等寶物。共大小二百件。后身左旁。置玉藕一支。上有荷葉蓮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樹一枝。其空處。則遍洒珠石等物。填滿後。上蓋網珠被一個。正欲上子蓋時。大公主來。復將網珠被揭開。於盒中。取出玉製八駿馬一份。十八玉羅漢一份。置於后之手旁。方上子蓋。至此殮禮已畢。其賬單及某君所估價值如次。

第一號（宮中賬簿記物。每種均例一號。）金絲錦被。製價八萬四千兩。鑲八分珠一百粒。三分珠三百零四粒。六釐珠一千二百粒。米珠一萬零五百粒。紅藍寶石。大塊者約重四錢十八。小塊者六十七。紫母緣五分重者二塊。碧璽白玉共二百零三塊。（略估珠值八十五萬四千二百兩。寶石約值四萬二千兩。）五分重圓珠一層。共二千四百粒。（約估價值三十二兩萬）綉佛串珠褲。製價二萬二千兩。用二分珠一千三百二十粒。（約估價值二萬二千二百兩。）頭頂翠荷葉。重二十二兩五錢四分。（估價值八十五萬兩。）『此聞爲粵海道某所進貢者。葉滿綠。葉筋天然長就。非刻成者。今雖以八十五萬兩不能購其一半也。』脚登碧璽蓮花。重三十六兩八錢。（估價值七十五萬兩。）『碧璽近年價極低。然是物大者難得。今若有此物。雖不值錢。亦得合七百元一兩也。』后身着串珠袍褂二件。綉價係八千兩。共用大珠四百二十粒。中珠一千粒。一分小珠四千五百粒。寶石大小共用一千一百三十五塊。（估價值一百二十萬

兩。后戴朝珠三挂。兩挂珠。一挂紅石。（約值二百四十五萬兩。）后戴活計十八子珠鏡等。共用八百粒。寶石三十五塊。（約估十九萬兩。）陀羅經被。補珠八百二十粒。（估値十六萬兩。）該褥爲某活佛所進。珠冠製價五萬五千兩。用珠大四兩者一粒。（估値一千萬兩。）此珠大如雞卵。聞係乾隆二十年。某宮女得於圓明園者。又有人云。係某國進貢者。當以第二說爲可靠。身旁金佛。每尊八兩重。共二十七尊。翠佛。每尊重六兩。共二十七尊。玉佛。每尊重六兩。共二十七尊。紅寶石佛。每尊重三兩五錢。共二十七尊。（約值六十二萬兩。）足旁左右翡翠西瓜各一枚。青皮。紅瓢。白子。黑絲。（約值二百二十萬兩。）翡翠甜瓜四枚。係二白皮黃子粉瓢者。二青皮白子黃瓢者。（約值六十萬兩。）此四甜瓜稱絕品。其價值今不止幾十萬兩也。翡翠桃十個。桃青色。粉紅尖。黃寶石李一百個。紅黃寶石杏六十個。紅寶石棗四十個。（約值九萬五千兩。）尙聞有二翡翠白菜。係綠葉白心。菜心上落一蠅。蠅滿綠。葉旁落二馬蜂。係黃色者。但公賬未列。或爲王公等敬物也。左旁玉藕三節。上有灰色泥污。藕上長出綠荷。葉粉蓮花。黑葦薺等一技。（約值一百萬兩。）此物較翡翠西瓜尤爲罕物。右旁珊瑚樹一枝。（約值五十三萬兩。）聞該珊瑚樹係紅色。樹上繞櫻桃一條。青梗綠葉紅果。樹上落一翠鳥。亦爲天然寶

物也。身上填八分大珠五百粒。六分珠一千粒。三分珠二千二百粒。紅藍寶石二千二百塊。約值二百二十三萬兩。網珠被用珠六千粒。均爲二分重者。估值二十二萬八千兩。番佛四十八尊。約值五萬二千兩。番佛每尊高不及二寸。皆白玉質。聞佛爲白身。白足。着黃鞋。披紅衣。手持紅蓮花一枝。亦爲天然足成者。以上所言。則已值五十萬兩矣。又聞各王公所敬之物。當以某公主之八駿馬爲佳。馬皆玉質。每匹不長二寸。毛色樣式不同。皆天然長成者。又玉十八羅漢。亦爲樣式不同之寶物。總之慈禱葬物。若均追回。以之還外債外。尙可餘若干萬。足可富國也。

又聞某外商購得一羊。係以五萬元購去。長尺五寸高二寸。眼爲珍珠鑲嵌。活動如生。僅羊之兩眼。須在二十萬以上。羊身爲漢玉鑄成。其值乃不可勝計。其他珍貴之品。則不可估量也。地宮內庫房有乾隆之愛劍二。一名干將。一名莫邪。爲中國古代名劍。乾隆與妃嬪之棺爲楠木製。刀鋸不入。盜陵人竟昇屍出。盡取所有。乾隆口內含有西藏黃珠一。此珠可令屍體不朽。盜陵人則見外皮着骨。顏色如生。唯無肉與血。蓋此珠係西藏進供品。珠大不易出。破落門牙。始獲取出。取時二人按頭。二人執乾隆之辮而力碎之。辮根已浮。被提遂離腦蓋其狼籍之狀。乃不堪筆述矣。隨乾隆殉葬之八名嬪妃。悉如法泡製。取其所有。

而去。旋又闖慈禧墓。聞裝飾品最多。凡其生前之用品。均存此宮內。內中以鼻烟壺爲最多。約有三千二百餘個。耳環次之。約有二百餘件。樣式各別。多以珠寶製成之。清室外紀有慈禧寢鞋值七十餘萬元之說。不知此鞋是否爲掘者所得云云。

東陵贓物一小部份存大陸銀行公函

徐源泉呈送平津衛司司令部東陵擄獲珍物十號。該部查收後。原擬送東交民巷保存。嗣因某種關係。決定存大陸銀行。代理衛戍司令朱綬光特將提包眼同封銷。并加火漆。及封條等件。旋即派軍事處長伊扶一。軍法科長周孝魯。親送大陸銀行經理譚荔孫查收。比置於該行保險箱內。並另具公函一件。其文如下。逕啟者。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前送該部譚濶江師在東陵馬蘭峪勦匪擄獲物品十號。茲經函請北平總商會會長及古玩行人員眼同點驗。置於手提箱內。用火漆嚴密加封。擬請貴行代爲保存。俾昭鄭重。此致大陸銀行。

送存大陸銀行珠寶之數目

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會上呈蔣中正閣錫山。報告該部第十二軍譚濶江與本案之真相。同時

並致函各方面聲述經過。平津衛戍司令部。收到徐源泉呈報各件後。即邀商會會長冷家驥。及古玩行數人。及參謀長朱綬光。軍事處長伊扶一。軍法科長周孝魯。在該部法堂重新秤稱。朱綬光已令軍法科送交大陸銀行保存。茲將數目誌下。

計開

(第一號) 金鑲鑲三只。嵌紅寶石兩塊。藍寶石兩塊。碧璽六塊。珠子六顆。翡翠兩塊。計重三兩三錢。

(第二號) 白玉雙一件。白玉四塊。又漢玉一塊。黃璽一塊。密臘兩個。計重四兩三錢。

(第三號) 漢玉環兩件。漢玉鑲兩只。秀陽玉鑲一只。漢玉荷包一個。計兩片。計重六兩九錢。

(第四號) 鑲嵌金鑲一對。嵌藍寶石兩塊。紅寶石兩塊。黃碧璽各兩塊。鑲嵌金絲鑲一對。嵌大小珠子十顆。翡翠四塊。紅化學石十四個。殊花四枝。碧璽六塊。翠葉大小十六個。小珠無數。計重七兩七錢。

(第五號) 金鑲皮一對。籐鑲四只。紅珊瑚龍頭四塊。小紅珊瑚格圈二串。碼牙石花一塊。小碼牙石兩塊。小珠兩個。計重三兩五錢。

(第六號) 鑲金珠鐲一對。計嵌珠一顆。藍寶石兩塊。紅寶石六塊。小藍寶石墜三塊。黃碧璽墜六塊。紅碧璽珊瑚零碎一串。共十八件。鑽石大小六塊。翡翠石十一件。綠碧璽一個。料墜一件。白玉斷簪一件。花珊瑚豆一串。計十八粒。計重十一兩二錢。

(第七號) 白玉鼻烟壺一個。瑪瑙雙口鼻烟壺一個。料鼻烟壺三個。白玉牌一個。計重五兩三錢。

(第八號) 金珠寶石鑲玉鐲四只。計重三兩四錢。

(第九號) 鑲嵌金珠玉寶石鐲四只。計珠子十二顆。紅藍碧璽翡翠紅藍寶石共二十個。計重七兩六錢。

(第十號) 大小珠子一包。重九兩。

洪吉三看完。說道。愛月軒筆記。可惜止有那拉氏的歛單。沒有乾隆帝的。你想乾隆時代。正是滿清中葉。那個時候。物康民阜。中國的財力。比較慈禧時代。真有天淵之別。乾隆自稱爲十全老人。他老人家心滿意足的態度。流露言外。大歛時。那有不豐厚的道理。慈禧是個奢侈習慣。乾隆是個太平天子。殯宮棺內。珍寶一定不少。而且乾隆的物件。留存到今日。不拘是甚麼東西。都是值錢的。這是史歷上的價值。

與那拉氏不同一樣講了。賈福道：「你不用替他可惜了。如果真是希世之寶。現在早有人收藏起來。或者已到了外國。用不住我們偵探去探了。」吉三道：「你這句話。真是聰明極了。你的理想。也進步很多呢。」賈福笑道：「豈敢過獎了。你的理想。誰也不能及你。還是望你指教我。」一面說。一面起身告辭。吉三送了賈福出去。回到自己屋內。坐着沙發椅上。沈思了一回。又在屋內往來蹣跚一回。便步近書案。把他所想的案情寫將出來。正是：

欲揭黑幕重重

還要想入非非

要知洪吉三所寫的是何理由。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回 洪偵探推測案情

譚師長呈詞辯護

話說洪吉三送走賈福。回到屋裏。獨自尋思。覺得案中有種種可疑。頭緒愈多。偵探反無從入手。心中納悶了一陣。忽然自罵自己道：「我真是呆鳥。在這裏胡思亂想做甚麼呢。何不將自己覺得的疑點。一宗一宗。分列出來。研究一番。細看有無罅漏。憑我的聰明。或者想得出一個偵探的方法。遂走近書案。坐着椅子上。拿起一枝自來墨水筆。掏出日記部。將連日所見所聞。細心推測。凡有認為可疑之點。便寫在

上面。

一盜陵是軍人。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未盜以前。駐何軍隊。盜時。除了譚部。尙有其他軍隊沒有。此應注意者一。

一青島截獲逃兵。所供是南省人。究竟直魯軍隊的兵士。有無南省人在伍。此應注意者二。

一乾隆慈禧兩陵。財寶最多。而盜陵者即注重此兩陵。彼輩軍人。何以有此智識。此應注意者三。

一皇陵與民墳不同。十四墳中。能分別出乾隆慈禧兩陵。爲開始工作之目的地。中國的兵大爺。多不識字。何以能分別得如此清楚。此應注意者四。

一盜時種種工作。是有佈置的。有次序的。若非有主動的上官。何以能如此。此應注意者五。

一炸墳地點。測量很準。取徑甚捷。此種工作。非熟識陵內情形的。不能。此應注意者六。

一寶物如此之多。皆貴重希世之珍。盜出之後。若無富貴人家。爲之隱藏。斷無不出現之理。何以截獲贓物。皆是尋常之品。與原贓比較。百不及一。貴重者絕未一露。此應注意者七。

一贓物由陵外運。物又多。地又遠。通過各處防地。若無保護之人。必定形跡可疑。爲地方官兵所截獲。

何以能安然載運而去。此應注意者八。

一發掘時種種佈置。與盜賊行爲不同。事前若無預備。固不能辦。掘後銷贖。若無接應。亦不能辦。究竟參與此事者。是何等人。此應注意者九。

一掘盜時。正當蔣馮閣各總司令。先後到平之時。何物軍隊。胆敢有此大舉。此應注意者十。

一掘盜時。勞師動衆。施放炸雷。何以附近軍隊。絕無所聞。事後亦置之不理。此應注意者十一。

一管陵有大臣。有衛兵。何以事前絕無所聞。事後不見有何舉動。風聞毓彭分贖七萬。不過報紙所載。但陵內寶藏。富可敵國。毓彭身爲管陵大臣。又係皇族。豈不知之。僅得七萬。便肯借大犧牲。其中有無別情。此應注意者十二。

一陵內情形。除滿族外。漢人鮮有知之者。掘盜軍隊內。有無滿族人。此應注意者十三。

一據報載。贓物賣出。津滬皆有。然則分贖之人。已四處遠颺。此應注意者十四。

一報載譚松亭被捕。又復保出。是否主要之犯。此應注意者十五。

洪吉三。隨手一寫。可疑之點。已有十五款。正欲往下再寫。他的夫人。走將入來。見吉三府首案上。沒

有理他。便步近案旁。一看。笑道。你又白費工夫了。有這個心思。去多找幾個錢。好不好。現在天氣快冷了。紅煤多麼貴呀。吉三回頭。對着他媳婦笑道。他盜陵的是財迷。妳也是財迷麼。他的媳婦道。我倒不是財迷。你才算真是財迷呢。吉三擲筆問道。那是怎麼緣故呀。他的媳婦道。你試想一想。盜了陵內許多財寶。聽見人說。好幾萬萬。簡直計不出數來。有了許多的錢。甚麼事辦不了。打官司怕甚麼的呢。絞乾了你的腦汁。這個案的黑幕。也沒法子揭穿。豈不是白費工夫麼。你不相信。請看這幾天的報紙。已有人替譚濶江上呈子辯護呢。吉三道。不要胡說。現在還未審判。妳怎知道黑幕不能揭穿。妳先將譚濶江的呈文檢齊出來。給我看看罷。他的媳婦。便將報紙遞過去。吉三拿起來一看。果見有孫魁元呈徐源泉的呈文云。

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孫魁元。謹將職軍第五師譚師長濶江。前在馬蘭峪剿匪詳細情形。分斷呈報。恭請鑒核。計開

(一)該部行動地點日期。職軍在津奉令。於六月二十四日向蘇縣前進。以官兵接濟未發完全。改於二十五日由南倉附近出發。該師長亦於二十五日早率領所部。由穆莊出發。隨職向蘆縣前進。當日至王三官莊宿營。二十六日至魯文莊子宿營。二十八日至高各莊宿營。二十九日到

達指定之馬伸橋。

(一) 剿匪之緣起。職於六月二十八日率軍部各處及軍之直轄部屬進抵蒞縣先後延見城鄉紳董。據稱馬蘭峪有匪首馬福田。本多年巨匪。盤據馬蘭峪。無惡不作。於去秋曾被東北岳軍長兆林收編。於今春開往京保間。奉軍敗退。馬福田復率部歸山。仍據該鎮。倒行逆施。更甚往昔。燒殺淫掠。肆意橫行。羣請派隊剿捕。職以軍人責在衛民。兼衆情難却。遂徇地方紳士之請。令駐馬伸橋之五師就近剿擊。當領發六月三十日午後三時之命令。

(二) 該隊之調遣。該師奉令後。即令第十三團於七月一日由原駐地點(即上下捻頭)進駐石門鎮。該師長亦即於七月一日午後到達石門鎮。偵察一切。當即日令十三團於二日早向馬蘭峪之匪剿擊前進。并令第十五團及手槍隊亦於二日向馬蘭峪協助前進。以上各節之調遣。均有命令附呈。并函約遵化西數堡。蒞縣東二區各保衛團。糾夥協力堵截。

(三) 剿匪之經過。七月二日拂曉該師第十三團搜索進抵馬蘭峪附近時。馬匪即佔據山頂。發槍抵抗。後經該師長飭隊圍攻。激戰八小時。匪勢漸逞不支。乃激勵官兵。鼓勇衝入。匪多拼命。

逃竄。遂佔馬蘭峪。搗匪巢穴。所有一切經過情況。隨時均有命令及報告。

(一) 俘獲及戰利品。俘獲嫌疑。均由地方紳董先後保釋。此役計奪獲雜色槍支一百餘支。迫擊砲三門。騾馬三十餘匹。轎車一輛。木箱兩只。箱內之物。經官兵開箱爭取。當即竭力禁止。已將所存開單呈繳總部。

(一) 佔領馬蘭峪後之處置。以各匪散匿四方。伏莽未除。乃由軍部發出佈告多張。通緝巨匪。該師亦有通緝馬福田之賞格佈告。該師奉令舉辦清鄉時。曾向該鎮紳董等。商同會查。復經各紳議定。具結負責。率多准予免查。(佈告及命令并甘結。均有原案可查。)

(一) 剿平馬匪後該師之分防。於剿平馬匪。該師長即於三日午後回馬伸橋。令第十三團留鎮馬蘭峪。十五團回駐石門鎮。十四團及師部仍駐馬伸橋。住至七月十日。即奉令開差。此項詢問各鎮商民均足為証。

(一) 該師長之行踪。六月三十日以前。隨軍行進。並未離伍。七月一二三日剿辦馬匪。五日到蘇縣見職。即派該師長於六日代職赴京通晉謁鈞座。八日回薊。九日回馬伸橋。十一日開駐邦

鈞鎮。十二日到渠頭。十四日移郭家府。十五日移駐小店。該師在所駐各鎮。名譽甚好。儘可查問。以上各項。均係實在情形。據此詳查該師動定。均甚明瞭。譚師長并未離隊。能否犯法。不難洞悉。伏懇鈞座容察冤枉。俯予申白爲禱。右九項謹呈總指揮徐。

第二次呈

爲節略陳情。恭呈仰祈鑒核。查察事。竊職軍第五師譚師長溫江。因公赴津。道經北平。遭辱蒙冤。職急代申白。因將該師自天津出發後所有動定行止。詳細查悉。節略如下。查職軍於六月二十五日自天津南倉附近出發。該師長即親率所部隨軍前進。本月二十五日該師長宿營於王三官莊。二十六日宿營於魯文莊子。二十七日宿營於嘴頭莊。二十八日宿營於高各莊。途行五日。於二十九日到馬伸橋。比以該地紳董要請派隊剿匪甚急。遂令該師前往馬伸橋。剿辦巨匪。該師於七月一日即派一團進駐石門鎮。該師長亦於七月一日下午。親往石門鎮查看情形。於七月二日早。親率該師趙楊兩團及手槍隊。剿擊馬蘭峪之匪。當日攻佔該鎮。於三日午後。該師長令留趙團駐防馬蘭峪。楊團駐石門鎮。其本人則回馬伸橋師部。檢查其所呈報。并調閱其所發命令。均無岐異。

七月四日。有自稱革命軍第八軍者。突開東陵。情勢粗野。不可理喻。該師長曾有報告。并有誥誠官兵令。（該令內容。係令各部嚴防東陵之部下。并不准與彼往來。）於五日午後赴薊州軍部。六日代表軍長赴通州北平。晉謁總指揮。八日由平回薊州。九日回馬伸橋。該師於七月十日。即遵照職令。向邦鈞鎮移動。於十二日該師長即率全部。集中渠頭莊夏辛莊大夫莊等處。十四日進駐郭家府。十五日移駐小店。住九天。曾經鈞部盧委員長點驗一次。二十四日移駐順義縣西之衙門村。二十七日又移駐順義縣。爲應點便利起見。令該師於三十一日移駐小高麗營。八月一日。何委員長在懷柔點驗。該師長亦在場應點。於三日點驗畢。因公赴津。甫到平城。即被逮捕。查該員隨軍服務。并未遠離。何能犯法。謹節略上陳。伏懇鑒察爲禱。謹呈總指揮徐。

報告（八月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於高麗營軍部呈）

（一）職前徇薊縣紳董之請求。當派第五師於七月二日勦辦盤據馬蘭峪之悍匪。所有該師剿匪詳細經過。均已轉報在案。至截獲物品。因須查追。未即呈報。

（二）據第五師譚師長報告如下。職師於七月二日奉令出剿馬蘭峪股匪。所有一切情形。

已均於七月二日報告在案。是役奪獲戰利品。除銀洋當時即由各部官兵分取無餘外。其屬於裝械者。已飭各部分配應用。惟珠寶等項。關係重大。當擄獲之際。各該初級官長及無知士兵。於倉猝之間。不無乘機攫取藏匿情事。以故嚴密搜查。需時較久。又因遷徙行動迄無定止。調查搜詢。甚費周折。今奉查問。謹述詳情。呈請鑒核。所存物品。亦謹開單呈繳。伏候睿奪等語。

(三) 據此謹將各項原委。轉呈鑒核。所有物品。亦併呈繳。

(四) 附繳呈物品單一紙。右四項謹呈。總指揮徐。十二軍軍長孫魁元。

物品單計開

鼻烟壺大小式共五個。赤金全珠鐲一付。珠十顆。八寶鐲一付。鐲大小雜珠二十顆。雙珠鐲一付。珠四顆。大小珠花四支。翡翠紅碧璽。雙玉環連穗一串。赤金鐲三付。珠翠藍紅寶石十八個。赤金八寶鐲一付。赤金紅綠寶石鐲一付。大小寶石十五件。珊瑚十八子。翡翠各種寶石十五件。金鑲籐鐲一付。玉扣帶頭一付。大小二塊。鑽石金鐲一付。紅石碧璽一包。大黃寶石兩個。又寶石兩個。玉鐲三支。玉牌兩塊。玉環兩個。鑽石一包廿九件。小珠一包共三百一十七顆。長樂永康珠鐲一付。小珠

一包。紅綠小珠一包。玉石牌一個。殘破珊瑚一付。斷玉簪一根。共二十七件。八月十日交。

第一項 地方報告及稟結公函等件

(第一號) 薊縣二區警察分所巡官趙崑偵察匪情報告二件

呈爲據實呈報事。竊巡官前奉師長鈞命令。巡官趕卽派警前往東路平安城暨新城石門鎮馬蘭峪等處一帶偵探民情及匪患情形。探明呈報。等因奉此。巡官遵卽派警前往該處詳細偵查。當據回報聲稱。平安城及新城石門鎮三處。民情平靜。安堵如常。唯馬蘭峪現有前經奉軍收容之匪隊。今又逃回該處。聚集約有二三百人之多。並聞該土人云。現又有人收容該處匪隊。該收容人刻已赴京領取該隊給養欸項等情。此則偵探之實在情形。除再深續行呈報外。理合將此情據實陳明。先行呈報師長大人鈞鑒施行。薊縣第二區警察分所巡官趙崑(六月卅日)

呈爲呈報事。竊昨奉鈞命。令巡官派警向東路偵探民情。等因奉此。巡官遵卽派警詳細偵探。昨已呈報有案。各處均安堵如故。惟馬蘭峪有前被收容之匪隊盤踞該處。約有二三百人之多。現又被軍界收容。約有成效。並聞遵化以東四十里外。有奉軍出沒。未知確數。惟本日上午十點。有本

盜陵案

五〇

軍駐紮上下捻頭之隊伍。已開到石門鎮。分駐在新城一營。石門二營。餘無別情。各處仍安堵如常。此則本日偵探之實在情形。除再行偵探再爲報告外。理合將此情報告師長大人鈞鑒施行。薊縣第二區警察分所巡官趙崑（七月一日）

第二號 薊縣第二區團總劉化風復函一件。

敬稟者。昨奉師長函諭內開。已令二十二團。准於七月二日拂曉向馬蘭峪剿匪。令卽就近通知興隆山連莊會。將馬蘭山一帶各要隘關口。嚴密把守。堵截防匪北竄等因。奉此。當卽分函興隆山五星里團總崔鳳林。平谷縣第二區團總王廷貴。薊縣第八區團總張海明。遵化西五堡團總張鳳至。於三日晚間向各山口堵截外。並於本日招集各保董。在區會議表決。各保團丁皆準於今夜十二點。向北山喜峯口丈台口牛道口出發。佔山防守。所有帶用服式符號旗幟。開載於後。特此稟明。請令行各團營俾免發生誤會。謹此稟請師長大人鈞鑒。敬叩勛安。薊縣第二區團總劉化風謹稟七月二日。

計開。

(一)團丁去掉軍帽上舊式五色帽花。

(一)袖章用上白下紅。綴於右臂。惟白布上方另綴一形如洋元樣之紅布。以資識別。

(一)旗幟用紅色方式。上嵌白布亞拉伯字碼。(1 2 3 4 至 13) 另有青天白日旗一面。

(一)無故不准鳴槍。再請飭發今日口令一份。

第三號 遵化玉田薊縣三縣商董陳汝翼等。致譚師長復函一件。附片三張。帥長大人麾下。素仰鴻儀。未瞻架範。荷蒙垂諭。惠我一方。辰維勛華日茂。政履延釐。爲祝且頌。敬覆者。遵化僻處山陬。風俗樸厚。向稱安謐之區。乃近數年來。人心不古。世道乖離。少則三五成羣。多則百數嘯聚。搶擄殺燒。莫名慘苦。官府既乏保護之力。人民又無自衛之方。生受荼毒。仰天興嗟。近因時局不靖。匪徒又形麇集。圖謀不軌。隱患方長。今逢我師長倏從天降。督隊兜剿。出民水火。造福閭閻。安良弭盜。澤及羣黎。凡我人民有生之日。卽戴德之年。奉諭之下。隨卽傳知治安會警察所。其速通知西方一帶各村。按口把守。嚴防匪竄。以副我師長保境安民之至意。肅此敬覆。並請勘安。名正肅。七月二日。(內附遵化商董陳汝翼玉由吳毓庚薊縣李盛唐片)

盜陵案

五二

第四號 蘄縣二區保衛團總劉化風。致譚師長函一件。

師長鈞鑒。敬稟者。前據第八區團總張海明函報在黃花山后與匪接觸情形。並請示可否進擊等形。當經報明在案。惟未奉示諭。現該區來人。尙在守候。擬請酌核示遵。實爲公便。謹呈師長譚。蘄縣第二區團總劉化風。七月四日。

第五號 遵化臨時治安維持會委員長趙世蔭函一件。

師長鈞鑒。久欽韓范。叩謁無由。瞻望旌麾。倍增依戀。頃聞將軍法官來。賫奉手諭。猥以樛櫟散才。渥承獎飾。無任惶悚。伏維德威茂著。名望遠孚。繁載遙臨。羣醜聞風遠遁。持籌制勝。大功指日告成。凡屬旃幟。全資保障。五中感戴。匪可言宣。世蔭學識庸庸。難膺艱鉅。祇以原任錫公久出不歸。而代拆代行之總務行政兩科長。復因責重力薄。自動停職。同人等責以桑梓大義。深恐縣政府無人負責。影響及於治安。不得已勉就委員長一職。暫行接收行政一部分職權。以資維持。幸賴劉旅長茶齋遇事輔助。差免隕越。堪告塵系。所盼繼任有人。俾得早卸仔肩耳。承諭進剿馬蘭峪悍匪一節。已通令各鄉團一體遵照。協助堵截矣。知念敬聞。肅此敬復。敬請鈞安。遵化臨時治安維持會委員

長趙世蔭謹肅。

第六號 遵化西二三堡保衛團團總齊東昇函一件。

師長勛鑒。本月二日晚八點。承奉面諭。令東昇率領保衛團。在馬蘭峪東北一帶地方。射擊堵截。庶免匪人逃逸等因。遵卽直赴該處布防。俟至三日下午四點。忽接敵團緊急報告。突有國民二十一軍軍人五六成羣。紛紛由防地經過。似有擾亂之舉。現未奉軍部明令。不知如何解決。請團總火速回團。以憑裁處等語。東昇未奉鈞座撤防命令。匆匆冒昧回團。方命之愆。幸勿見責。一俟有用東昇之處。千乞惠示。祇遵。是所禱盼。知關奉聞。諸希鑒核。餘容續報。敬請勳安。伏維垂照。西二三堡保衛團團總齊東昇謹上。七月三日下午九點。

第七號 國民革命軍第四十四軍第四旅旅長劉恩貴函二件。

師長大人麾下。接奉函諭。捧讀迴環。恩貴質本鶻駘。深蒙獎許。指示南針。仰見尊度謙光。鴻籌碩劃。足令下駟知奮。前途有所遵循。感甚佩甚。馬蘭峪積匪。久爲遵薊一帶之鉅患。聞去歲夏秋間。以預備軍三團之衆。往復追勦。尙未稍殺其勢。今貴軍甫到。卽直搗賊巢。當代數萬商民額首。恩貴

接到函示。會趕調城東防堵敵人之部隊。迅往城西兩各要口。嚴加防守。并通知各鄉保衛團及連莊會。認真盤查。勿使逃竄。惟該騎兵三旅。現均盤據遵屬鐵冶廠鎮以北村莊。延佔二十餘里。勒索給養外。並時有不規則之行爲。恩貴兵單力薄。未敢遽予驅除。究竟對此殘敵。應如何計劃。除照舊派隊防堵外。謹將詳情報告。靜待指示機宜。肅此謹稟。處請勛安。再者冒稱晉軍隊長蔡青魁。現寓縣城南關。已遵照函諭。從嚴辦理。請釋錦注。目下本擬抽暇恭迓台端。以冗務叢集。未克成行。殊深抱愧。請格外原宥。是幸。旅長劉恩貴頓首拜。七月四日。

師長大人鈞鑒。頃讀惠翰。敬悉大軍已於本月二日。將馬蘭峪之股匪完全解決。聆聞之餘。慶祝莫名。茲據探聞。該匪首楊二四海紅蓋七省馬福田等四名。均在京津各處。儲有巨金。務祈師長將該匪首等嚴格懲辦。萬勿輕易了結。不勝盼禱之至。肅此敬達。虔請勛安。旅長劉恩貴七月四日。

第八號 遵化西二三堡保衛團總齊東昇函一件。

師長鈞鑒。頃由石門巡警呈送一函。諒邀收閱矣。念念。茲據民國會議並通知宋排長家屬

公開研究。仍擬將宋排長雇人運回。送至遵化醫院療治。俾便該家屬在旁看護。當派代表一人雇工四人。將函投到。祈鈞座分心。感知宋氏與去人同回。是所禱盼。至宋氏在貴部調養藥資飯費。應納若干。乞面示代表。當即惟命是從。承奉公安。諸維惠照。保衛團總齊東昇謹啟。四日

第九號 馬蘭峪十八家商戶甘結一件。

爲具結懇請事。此次司令因清查槍械匪人。擬派隊分赴各商號實行清鄉計劃。查商等在馬蘭峪本地經商多年。均係安善良民。決號隱匿不報等情。爲此具結。懇請司令收回直接清鄉成命。以卹商艱。所有各商號內倘有隱匿槍械及無法一處。均有商等負責。自行查明密報。俾商等免受虛驚。得安生業。實爲德便。謹呈司令大人。具結商號榮成號悅合昌廣聚隆德太齊福泰興廣聚成福增合寶生堂萬升源德豐和東聚成四合油店德新成同義成太仁藥店長發承德裕厚廣盛號。

第十號 馬蘭峪南關第七甲呈文一件。

爲呈請事。竊敝鎮遭時不幸。憂患頻仍。今幸節鼓貴臨。使登衽席。復蒙扶蘇黎庶。逐戶清查。公民衆聆悉之餘。曷勝感激。第念鈐轄甫至。對於地方商民各戶。其臧否誠有未詳。不無過勞屨念。今

百家長十家牌等。情願稍負責任。輔助進行。俾全鎮百姓實沾仁惠。並可免煩雜之虞。茲謹擬清鄉辦法。百長十家牌等請擔負全責。遞次按戶加具切結。其家十家內百家內是否有無匪類。有則據實呈報。逮捕重懲。無。加具甘結。用安民戶。似此辦法。未知是否有當。如蒙採納。敬當從速遵行。以期俾慰慈廛。可否之處。恭候示諭。祇遵。遵謹國民革命軍師長譚馬蘭峪南關第七甲。

第十一號 馬蘭峪特別二區第五甲農紳甘結一件。

爲出具聯名保結事。竊查石板房南門外住戶。係耕種貿易極至貧寒之人。俱安本分良民。並無不法爲匪之徒。今因貴司令清鄉搜械。於昨日已經貴軍查四五次之數。是以據實聲明。並不敢隱匿不報。懇乞免查。以免人心惶恐。而安良善。倘有不法情形。必爲前來密報。爲此出具聯名保結是實。謹呈司令大人鈞鑒。馬蘭峪特別二區第五甲。

第十二號 馬蘭峪西十一村首事趙廣田等呈文一件。

爲呈請事。本鎮西十一村首事人等。懇乞司令大人請免清查戶口。俾得貴軍虛勞辛苦。竊查各村並無窩藏土匪等情。如貴軍查有窩藏情事。以首事人村正村副等担負完全責任。如蒙允准

再爲出具保結。以正明確。懇祈司令大人鈞鑒。十一村首事趙廣田等具呈。

第十三號 馬蘭峪百家長十家牌呈文一件。

（與第十號同從略）

第十四號 馬蘭峪西關村正副曹鈞樂等呈文一忤。

爲出具聯名保結。請免清查事。竊身等查本村並無爲匪窩匪之戶。俱係小本經營營農之良民。是以聊名具結。請免清查。以免虛勞貴軍隊之辛苦。如經貴軍隊訪出本村若有爲匪窩匪之人。身等甘願代伊任咎。爲此出具聯名保結。書押存案備查。謹此上呈。馬蘭峪西關村正副曹鈞樂等具。七月三日。

第十五號 馬蘭峪特別二區第三甲保結一件。

爲出具連環保結事。竊氏等久居此地爲商務農爲業。並無不法爲匪之人。今因貴司令清鄉搜械。於昨日已經貴軍連查六七次之數。是以據實聲明。並不敢隱匿不報。懇請免查。以免人心惶恐。而安良善。倘有不法潛來必爲密報。爲此出具連環保結是實。謹呈司令大人台前鈞座批示遵

行。具連環保結入沙壽光高顯章馬景山張樹森郭福雲。

第十六號 遵化覆第五師公函二件。

逕復者。本日九鐘接奉鈞部四日公函。以貴軍兵站。業已設立通州薊縣等處。嗣後擬即前往領取。以輕地方負擔。惟大車缺乏。囑即代僱三十輛。務於本月五日送到馬伸橋。以便往運等因。奉此。查四日晚間接奉鈞部由馬蘭台發來電話。囑代僱大車三十輛。務於五日送到馬伸橋。常以車多時迫。籌集非易。往反電商。允於所僱之車。統於六日上午送到石門。委員長等恐誤軍用。一面派定各鄉車數。飛飭速將承僱大車。於本月五日夜間或六日午前。齎送石門在案。茲准前因。相應函復。即乞查照爲荷。此復第八師師司令部。遵化縣臨時治安維持會啟。七月五日。

第十七號 第二區團總劉化風公函一件。

師長鈞鑒。敬稟者。頃據敝縣第六區丁家街莊人陳兆慶呈稱。竊民子陳魁。前在貴區被獲梟首。今始知曉。將來仰乞團總大人轉請師長。准予領屍歸葬。謹呈等情。據此查陳兆慶實係敝縣第六區住民。除飭認明准領歸葬以全人道外。理合彙報師長鑒察。第二區團總劉化風謹稟。七月九

日晚九點。

第二項 軍部之命令佈告公函等件。

第一號 軍長命令一件。命令六月三十日下午三時於補縣軍司令部發。

(一) 迭據馬蘭峪一帶紳董報稱。悍匪馬福田。率夥匪數千。盤據馬蘭峪。焚殺淫掠。肆意橫行。民不聊生。再四懇請派隊剿辦等情前來。(二) 該師長應就近酌派部隊相機痛剿。并將剿匪情形。詳細具報爲要。(三) 余在補縣軍部。右令譚師長溫江。軍長孫魁元。

第二號 軍長致譚師長剿匪信一件。

淞艇弟鑒。頃據補東各紳商報稱。馬蘭峪股匪猖獗。焚燒搶劫。擾害地方。民不聊生等語。查該匪肆無忌憚。殊堪痛恨。我軍來守斯土。除暴安良。應盡天職。望就近酌派隊伍。即日相機剿除。一網打盡。無使滋蔓。其附近所駐軍隊。如果有當地紳董報告。作有不法情形。即以土匪并論。一律解決之。所有剿匪情形。尙望隨時見告。再者。註遵化之第四十四軍第四旅旅長劉恩貴。與兄相交有素。遇事可與接洽。至兄赴貴部講話一節。擬係匪患肅清。隊伍集合。再行前往。專此卽頌捷安。小兄孫

盜陵案

六〇

魁元拜啟。七月一日。

第三號 軍長致譚師長函一件。

淞艇弟鑒。報告閱悉。所部進抵馬蘭峪後。不必再向馬蘭關積極追剿。因馬蘭峪進北。并非我軍防區。應候令開往新城石門平安城鎮等處爲要。再頃令劉月亭率師部及劉團。於明日進駐上下捻頭。并聞此頌刻祺。兄孫魁元啟。七月二日。

第四號 軍長致譚師長函一件。

淞艇弟鑒。頃聞滑匪楊國斌匪首馬福田。已逃出馬蘭峪。到別山鎮迤東團城莊子一帶。并有即日乘汽車赴京之說。現在派人於要道偵緝。知注特聞。并頌勛安。兄孫魁元頓。七月五日。

第五號 軍司令部佈告稿底一件。

爲佈告事。照得馬蘭峪股匪猖獗。劫搶燒殺。姦淫擄掠。民不聊生。本軍長應地方紳董之請。特派勁旅。竭力剿除。賴官兵奮勇。將士用命。巨匪授首。元惡已除。除當場擊斃不計外。生擒悍匪三十餘名。已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藉寒匪膽。猶恐餘孽尙在。死灰復燃。一面舉辦清鄉。逐細查究。一面搜

索山林。隨處偵緝。以期一網打盡。永絕根株。爾商民人等。如有偵知匪人逃匿踪跡。及潛藏處所者。應即報告。以便拿獲而清妖孽。本軍長束髮從戎。向以保國衛民爲職志。除暴安良。不遺餘力。其有被匪蹂躪之區。不得安居樂業者。本部但得報告。即當派隊剿辦。職責所在。不敢告勞。仰爾各色人等轉相告誡。一體週知。切切此佈。中華民國十七年 月 日。

第六號 軍部指令。七月七日。令第五師師長譚溫江呈一件。

爲漸決匪犯馬桂岩等六名請備案由。

呈悉。該師長保衛地方。不遺餘力。殊堪嘉尙。拿獲匪犯馬桂岩等六名。盡法懲治。以昭炯戒。辦理允宜。准予備案。此令。

第七號 軍長致第五師公函一件。

逕啟者。查近日各方紛紛收撫匪徒。召集潰兵。槍枝缺少。服裝雜亂。我軍既未奉到正式明令。真偽亦無從證員。茲爲警備周密。兼防其擾亂地方起見。所有一切雜色隊伍。未經本部通知者。一概不准接近我軍防地。望轉飭所屬一體遵照爲要。專此順頌公祺。孫魁元啟。七月六日。

盜陵案

六二

第三項 師長命令及報告與地方之來往函件。

第一號 第五師通知二份

(甲)七月二日午後七時于馬伸橋司令部。

(一)派第十五團第一營進駐石門鎮。(二)已通令馬伸橋逢莊會。扼守小喜峰口丈烟台口等處。防範潰匪逃竄。(三)馬伸橋防務歸高團長負責。嚴密防範。此致第十四團手槍隊工兵連參謀處啟。

(乙)七月二日午後八時于馬伸橋司令部。

(一)頃准薊縣第二區團總劉化風函稱。各保團丁均准於今夜十二點。向北山喜峰口丈烟台口出發。佔山防守。所有帶用服式符號旗幟開載於後。(一)團丁去掉軍帽上舊式五色旗帽花。(二)袖章用上白下紅。綴於右臂。惟白布上方另綴一形如洋元式之紅布。以資識別。(三)旗幟用紅色方式。上嵌白布亞拉伯字嗎。(1 2 3 4 至 1 8)另有青天白日旗一面。(四)無故不准鳴槍。(二)仰即轉飭知照。勿滋誤會為要。此致第十四團工兵連手槍隊參謀處啟。

第六號 第五師致遵化縣公函一件。

逕啟者。敝部奉令駐防此間。日需給養。爲數甚鉅。查石門新城馬蘭峪等處。迭經馬匪蹂躪之後。地方空虛。人民疾苦。對於敝部給養。不忍令其籌措。現在軍兵站。業已設立通州薊縣等處。嗣後擬即前往領取。以輕地方負擔。惟敝部大車。甚形缺乏。即希貴縣代僱騾馬大車三十輛。務於本月五日。送至馬伸橋。以便前往裝審。而維軍食。免致重累鄉民。尙希籌集。星夜送到爲荷。此致遵化縣知事。

第七號 譚師長致金參謀長函一件。

一山弟偉鑒。別後於次晨八時半安抵薊縣。奉軍憲諭。命乘汽車。即赴通州。北京代表晉謁總指揮。約明後日始能回馬伸橋防地。諸賴弟大力。妾慎主持。各部隊所需給養。可暫由地方籌用。楊趙兩團給養馬乾。即直接與遵化縣籌辦。所借款五千元。須派幹員。親到該縣坐催爲要。由地方所要之車輛騾馬。暫爲留用。候令發還奉軍長諭。毛軍有開遵化之說。遇本師奉令開遵化時。吾弟即帶楊團。先開遵城佈防。以禦他軍進入爲要。由遵化要大車三十輛。即派員押赴薊縣軍部領款子。

盜陵案

六四

爲要。此請勦安。並頌化宇弟台安。小兄譚濫江七月六日。

第四項 師屬各部之報告等項。

第一號 五師趙團長宗卿報告一件。

報告 七月一日下午六時於石門廿六團呈。

一職率隊於十一時到達石門鎮。所有防務業經佈置完備。

二分派第一營進駐新城鎮妥爲佈防。對於馬蘭峪方面嚴加戒備。

三據石門土民報稱。馬蘭峪匪人約有四五百名。長短槍二百餘枝。該峪金器物品已運往北京變賣。價值約十二萬之譜。

四頃據探報。該匪已被第三軍之白師長收編。正在接洽中。

五鈞憲發下佈告五張。分貼石門新城各鎮街衢。商民均極歡迎。謹呈

師長譚。第二十二團團長趙宗卿。

第二號 第十三團執事官王道遠函一件。

化宇主任偉鑒。謹啟者。敝團奉令出發。今早四點行抵馬蘭峪。該匪未退。探聞該匪有三百餘人。當時開火對擊。至十點尙未停戰。是役敝團張團附右腿帶彩。士兵受傷輕重者二十餘名。刻下下團仍在進剿中。所有傷兵。均送至石鎮往馬伸橋去。一時行動不易。務祈主任火速飭軍醫處來醫官兵等。帶藥前來石門鎮療治爲要爲盼。肅此謹稟。敬請鈞安。第十三團執事官王道遠稟。再者。楊團長帶隊刻下抵石門。卽要率隊出發堵擊。俘獲土匪廿餘名。又稟。

第三號 第十三團團長趙宗卿報告一件。

報告 七月六日上午十時于新城鎮十三團部。

職團于七月二日。奉令剿辦馬蘭峪股匪。是役所有官兵傷亡人數列左。

受傷項下。少校團附張洪範腿部受傷。

一連七班一等兵王福生右肩受傷。

二連二班一等兵邵先進右背後受傷。

二連二班二等兵刁起有頭部受傷甚重。

盜陵案

三連五班下士賈超凡左腿下部受傷。

四連六班下士劉振山右臂受傷。

第二營六連二班下士范得秀手部受傷。

六連六班一等兵何祚德足部受傷。

馬蘭峪保衛排長宋得仁受傷。

陣亡項下。第一營一連五班一等兵陳法本陣亡。

一連八班下士曾福有陣亡四連六班一等兵劉步營陣亡。

以上受傷官兵十員名。陣亡三名。謹呈師長譚第十三團團長趙宗卿。

第四號。報告一件。

報告。七月六日上午十時于新城第十三團呈。

一查此次馬蘭峪被匪人焚燒民房間數列左。

陳子秀鞋舖南屋二間。陸子起棧房南屋三間。義成公雜貨舖北屋九間。永秦銀樓西屋四間。

二義合布莊西屋十間。義順成錫舖西屋二間。同發號釘鐵舖西屋七間。

以上共焚燒房屋三十七間。謹呈師長譚。第十三團團長趙宗卿。

趙團長報告一件

報告 七月四日午後四時三十分於馬蘭峪第十三團團部呈。

一頃據民人報告。及職部偵探報稱。馬蘭峪以西約七八里處東陵一帶。開到混成部隊約一旅。自稱革命軍第八軍之第七旅。奉令開往遵化改編。因天氣炎熱。來此休息等情。又據吳營長面稱。查該部係前魯軍第八軍柴雲升舊部。官兵粗野。情勢熾赫。皆携槍各山閒遊。並時來窺看職部防地。不可理喻。谷等情。

二查該部突來我軍防地。且正值肅清悍匪之時。並未奉到鈞部通知。該軍是否國軍。無從判斷。業令職部嚴行戒備。並防意外。

三對於該部究應如何處理。請示方略。以便遵行。謹呈師長譚。團長趙宗卿。

譚師長批一件

盜陵案

指令該團嚴密防範。如該部侵犯本師防地。卽以敵人對待。並通各部一體注意戒備。再將該項情形。速速轉呈軍長。請示處置辦法。七月四日。

譚師長命令一件

命令 七月四日午後九時於馬仲橋師司令部發。

一據報東陵開來自稱革命第八軍之第七旅。官兵粗野。窺我防區等情。查該軍是否國軍。未見明令。通過本師防地。事前並無通報。碍難以友軍對待。

二仰該團嚴行警戒。布置周密。無論官兵。不准與之接近往來。如侵入本師防地。卽以敵人對抗之。

三應卽派遣偵探。密查該軍情況。隨時報告。相機處置。

四已令第十五團隨時策應。仰卽連絡。妥慎辦理。

五余在馬仲橋司令部。右令趙團長宗卿。師長譚溫江。譚師長命令一件。

命令 七月四日午後九時於馬仲橋師司令部發。

一據趙團長宗卿報稱。東陵開來自稱革命第八軍之第七旅。官兵粗野。窺我軍防區等情。查該軍是否國軍。未見明令。通過本師防地。事前並無通報。得難以友軍對待。

二已令趙團嚴行警戒。布置周密。無論官兵。不准與之接近往來。如侵入本師防地。卽以敵人對抗之。

三該團應隨時策應。相機處置。妥慎辦理。仰卽與趙團切實連絡爲要。

四余在馬仲橋司令部。右令楊團長克猷。師長譚溫江。

譚師長報告一件。

報告 七月四日午後九時。於馬仲橋第五師師部呈。

一頃據職師第三團團長趙宗卿報稱。於今（四日）午後四時卅分。東陵開到。自稱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七旅。（係前魯軍柴雲升部。）聲稱奉令開往遵化改編。因天氣炎熱。來此休息。但該官兵粗野異常。聲勢煊赫。不時窺我防地。不可理喻等情。

二查該部是否國軍。未見中央明令。通過職師防地事前又無通報。逕入禁地。殊深駭異。除令該團嚴行警戒。周秘布置。以防意外。而備不虞外。究應如何處置。伏請鈞憲速示機宜。轉飭祇遵。謹呈軍長孫。師長譚溫江。

孫軍長函一件

淞艇弟鑒。報告閱悉。該軍究竟隸屬何部。向無明文。此刻突如其來。行踪尤覺曖昧。惟當此軍隊混亂之際。亦不便竟認爲匪。容待查明再定應付理法。但該部現時地點。接近我軍防區。務須飭屬嚴密防範。免爲所乘。如有侵犯我軍情形。卽以武力對待。至駐馬蘭塔趙團方面。尤須特別注意戒備。是爲至要。專此卽頌刻祺。兄孫魁元拜啟。七月五日。

譚師長條一件

據第十三團趙團長報告。有自稱革命第八軍團柴雲升部約衆一旅。突開東陵等情。查該部態度不明。且本師亦未奉到任何通知。不得以友軍對待。官兵無知。難免尋親覓故。彼此往來。設彼混入。遺害非淺。着卽通令各部。切實誥誡。禁止官兵與該部往來。並一體嚴密防範。爲要。化宇弟速

辦。七月四日。

譚師長訓令一件

爲嚴令誡誥事。頃接第十五團團長趙宗卿報稱。於今日午後四時三十分。東陵開到自稱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七旅。（係魯軍柴雲升部）聲稱奉令開往遵化。集中改編。因天氣炎熱。來此休息。但官兵粗野。聲勢煊赫。不可理喻。常至本師防地窺探等情。查客軍通過本師防地。須有通報及正式公文。方准過境。該軍突如其來。事先並無接洽。逕行侵入我部防地。殊甚駭異。方今時局混亂之際。往多不肖份子。假藉軍隊名義。招納土匪。自樹旗幟。真偽難分。該軍是否國軍。迄未見諸中央明令。凡此雜色隊伍。我部官兵。均應與其斷絕往來。以防意外。除呈報請示。并令趙團長嚴加警戒。布置外。合亟令仰該長誥誡所屬官兵。不准與其接近。爲防其混入起見。切禁尋親覓友。彼此往來。尤須時存監視之心。以爲防範之計。况此間密邇敵方。萑苻逼處。伏莽潛滋。正軍人枕戈待旦之際。仰我各級帶兵官長。時懷謹慎之心。刻刻注意。以免疏虞。是爲至要。切切此令。師長譚溫江。

譚師長指令一件 令趙團長宗卿。

盜陵案

呈報一件。爲第八軍不日開拔。如何阻止通過。請示祇遵由。

據報閱悉。現本師業已奉令移動。集中三河順義一帶。聽候檢閱。仰該團長對於第八軍仍存戒備之心。不准通過本師防地。以免發生衝突。肇生事端。輕起戎釁。致碍本師移動。如果該部即日開拔。須令其繞道東行可也。仰卽遵照。妥慎辦理具報爲要。此令。

譚師長批一件

本師奉令移動。約日內亦須開拔。不可輕啟事端。致碍行動。如該部即日移動。亦不可令通過我軍防地。令其繞道東行。以免衝突爲要。七月九日。

趙團長報告一件。

報告 七月九日午後二時於馬蘭峪第十三團團部呈。

一頃據馬蘭峪商會報稱。駐在東陵之第八軍第七旅來索大車。聲稱不日開往遵化駐防等情。復據探報。該部確有準備開走模樣。

二該部與職團防地密邇。如果不日移動。設通過本軍防地。究應如何制止。是否放行。請示祇

遵。謹。呈。師。長。譚。團。長。趙。宗。卿。

吉三檢出幾段要緊的。大略看了一番。說道。這篇呈文。沒有多大意思。雖欲推在別軍身上。也不能作沒有盜陵的反證。不過是與此案有關係的文件罷了。說完。遞還他夫人。說道。妳暫且收存好了。待我要檢查時。再跟妳要罷。現時我已有偵探他們的辦法了。正是

若非胸有成竹

安能眼底無花

要知吉三如何偵探。且聽下文分解。

第七回 訪皇族傷心談往事

罪陵官監守受嫌疑

話說洪吉三推測盜陵案有十五個疑點。認為偵探入手的辦法。應從滿族人員裏面先行偵探。較有把握。因為這案無論是那一方面做的。若不明白陵裏面的內容。斷不能做得這樣直捷了當。如果能穀在滿族那班爺們身上。探得出是誰去勾通軍人的。跟着這條線索。一步一步的往前進。那末。揭穿他們的黑幕。就不難了。想到此處。跟着又有一難決的問題。滿族裏怎麼多人。算一算自己認識的。也有好幾個。自民國以來。都是閉門不管事的多。有錢的。都躲到天津大連去住租界了。現在該去找誰呢。想了

半天道。我何不先去找一找東陵回來的朋友。探聽一下子。或者碰得一個機會也未可知。打定了主意。第二日。吃過了早飯。卽往見寶熙。投入名刺。寶熙延入客廳。分賓主坐下。吉三道。在東陵時。因有私事。急於返平。匆匆未及同諸君一塊兒回來。抱歉得很。先生這回很辛苦了。那一天回北平的呀。寶熙答道。予等係舊歷七月初六日起程。初八日到陵。十九日晚上。由陵起程返平。二十五日始到。因逢大雨。道路泥濘。很難行路。所以耽擱了十餘日。洪吉三又問道。乾隆慈禧諸人的骸骨。已否安葬。寶熙又回答道。現在均已安葬竣事。乾隆墓內。備棺六副。帝一。后二。妃三。在舊歷七月十日安葬了。慈禧遺骸。乾隆及二后三妃遺骸。係十六日安葬的。但予等檢骨的時候。親見慈禧尸體尙完好。但出棺有日。又兼天氣甚熱。皮肉均已發酵。遍身俱長白毛。至乾隆及各后妃的尸骨。則凌亂無次。不辨男女。不知頭腦屬誰。手足屬誰矣。卒由常識推測。乾隆體幣甚大。享年有八十九歲。按此標準。可以得其大概。再則老年男人骨色發紫。女人骨白。乾隆之顛。僅餘牙齒一枚。據此亦可推知其大略。但乾隆頭部下腮。業與頭腦離開。放置甚遠。後經細加搜尋。始得合併回原處。但腮骨雖得尋獲。然已損毀已半。無法尋覓矣。其二后三妃之尸骨。除有一具完全者外。餘皆不能分辨。某后之頭骨。後半已失。又因乾隆之骨雖可推知。然亦缺欠甚多。洪吉三

道先生的話。是很有價值的。兄弟怕一時記不清。一面說。一面掏出日記本了來。將以下的談話。分段記在上面。以下便是吉三與寶熙兩人問答的話。不再贅叙了。

問、重葬時所用棺木。會否俱用新棺。其穿着亦會更換否。

答、原有陵棺自甚好。乾隆之棺爲茵陳木所製者。不過各棺蓋略有損壞。後用漆灰填補完好。穿着一項。因乾隆諸人。尸骨不全。不能穿衣。而慈禧尸首。因其不堪動手。且僅扒開胸前。故仍舊扣好入殮矣。

問、乾隆及各后各妃之棺材。仍置原處否。

答、裕陵各棺材。因其僅餘某妃之一具全身者。即用原棺封殮。其乾隆及二后二妃之尸骨。既不全。又難分辨。故爾五人合用一棺成殮。此等辦法。固屬不妥。據聞夫婦骨肉不必分離。可以同穴。故即如此辦理。

問、墓內情形如何。重殮時係用何種手術。

答、墓內原來積水均四尺之深。吾等下地宮時。先借防火用之吸水車。盡四日之力。將內面積水吸乾。始行入手清理。而墓內黑暗異常。即用油燈亦不易燃。而燃少時即滅。後用手電燈多具。並借用煤汽

燈一盞。始能着手辦事。然煤汽燈在內。亦不能耐久。須更番移出地宮。吸換空氣。加以修理後。始能再用。

問。墓內之水。是否雨水灌入者。

答。查此水來源。並非雨水。實因墓地下通泉眼。故有此患。內面之水。雖經吸乾。然地孔中。亦時時冒水。後用棉花及泥水封填。亦歸無效。

問。此行費用。花去若干。

答。此行花去四千餘元。並非完全用諸陵內。因由平至陵道路甚遠。道路泥濘。人役衆多。雜費亦屬甚多。

問。先生及載潤。溥沂等。在陵內外。亦曾獲得盜墓證物。可爲將來裁判之根據否。

答。予等此行。專爲收殮骸骨而去者。至於搜尋證據。政府有人負責。不過予等在馬蘭峪曾拾得鐵鎚一柄。係工兵用以挖土者。又有告示兩張。係同年月所粘貼者。其中不無可疑之點。但予等並不執以控訴何人。僅作參考之具耳。

問。溥儀君對於此案。作何主張。

答、宣統對此案。並無何等之主張。惟俟政府發落。但自聞此案發生。彼甚爲之悲痛。當卽素服簡食。並設立靈位。朝夕焚香哭泣。直至予等收殮完畢。至津回報後。始易常服。

問、先生及載澗等。日前至衛戍司令部時。朱參謀長對此事如何主張。

答、朱參謀長對此事。甚有同情之感。於根究一節。不作如何主張。但云。一切靜候政府主持。予等回平後。曾具一函。送衛戍司令部。說明重殮情形。

問、陵上外部狀況。近來如何。

答、陵外情形。報載甚爲詳細。當可不必再述。惟陵上樹木。原在一萬棵以上。迭次爲人砍伐。現在所剩甚少。尤甚者陵之正面。僅餘小松樹一棵。不免令人見而棲慘。聞彼等砍下之樹。並非用以取煖作飯。盡皆以極賤之價。轉售於人矣。

吉三問至此。外面報有客至。寶熙起身出迎。不便再談。遂告辭而別。出門未及數步。忽聞背後有人迭聲叫喚。回頭一看。原來是老友都子林。連忙回身握手相迎。子林滿臉堆笑。說道。三爺你好。怎麼這幾年老不見呀。想必是大嫂子的闖令森嚴了。看官你猜這位都子林。是甚麼人呢。他也是滿族裏一個黃

帶子的闊大爺。滿清末葉的時候。天天同慶邸的二公子攬二爺。花天酒地。因為濱湘班洪蘭舫的事情。報紙攻擊得很厲害。這位都子林。曾託過吉三去疏通。這個時候。吉三年輕好逛。常在班子裏。與子林見面。吉三行三。人人都叫他吉三爺。叫慣了口。吉三索性用作名字。其實吉三的原名。不是叫做吉三的呢。子林是行二的朋友們都稱呼他都二爺。當時吉三見是子林。心裏不覺感觸起來。暗自說道。我正想找你們滿族的人。古語說得好。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吉三見子林這樣親熱。曉得旗滿的人。見面是最講究應酬的。便十分客氣的答道。託儂的福。這個年頭。有甚麼好不好。對付過就罷了。怎比得上二爺儂。養長處優的呢。子林道。豈敢。豈敢。咱們哥倆。好些日子。沒有見着。今兒一定要叙一叙的。一面說。一面拉着吉三不放。吉三也不推辭。便同子林一塊兒。兩輛人力車。跑到五道廟春華樓飯館。相讓登樓。揀一個雅座。自有走堂的過來招呼。點菜。問酒。抹桌子。擺杯筷。這個不在話下。子林道。剛才儂老哥在寶宅出來。是不是打聽東陵的事情。現在幹的是那一個報館。呀。吉三道。我這兩年。甚麼報館都沒有幹。現在的報館。不是一黨的機關。就是一個關人的機關。地方官

又檢查得厲害。一句公道話說不得。扛着言論自由的架子。實在是替他們有權有勢的宣傳。一點自由都沒有。所以我也灰了心。不幹這個勾當了。我的脾氣。儼是曉得的。賭一個字。向來不沾邊。逛班子嗎。年紀老了。沒有多大意思。閑着無事。悶得很。只有耍耍筆管兒。將我數十年來。東西南北的。見見聞聞。編一編筆記。高興的時候。拿文字作遊戲。做一兩部小說。留給後人瞧瞧。這就算是我的消遣法了。子林呵呵大笑道。你老哥的消遣法。有趣得很。可惜兄弟是個狗屁不通。沒法子幫儼的忙。儼找寶大先生。是不是找你做小說的資料。吉三道。二爺儼的聰明真好。一猜就中。我爲這個案子。還親自跑去東陵一踏呢。子林道。兄弟也跟着幾位爺們。跑了幾天。可惜在陵上。咱們哥倆。沒有碰着。要是碰着。儼的資料就多了。吉三笑道。現在儼說給我聽。還不算遲呢。正談笑間。酒菜已擺滿一桌。子林道。咱們吃一點再談。吉三道。拿儼的好資料。正好下酒呢。子林連勸帶喝。有幾杯酒到肚。乘着酒興。便大發議論起來。一面喝。一面說道。東西陵從前我都到過。東陵地址甚廣。陵前均有宮殿五楹。椽柱爲金絲楠木。門釘皆金質。祭器亦金質。陵有石門四道。前三道推而可進。第四道則有千觔閘。人力殊不易動。梓宮鉅石門約有五里。路爲偏坡。當奉安陵寢日。槓夫百零八名。及鑾儀衛之當差人員。事先須演習。能以杯水置槓上。走而滴點不漏。

始能入選。及起程赴陵。沿路均有行宮。以備祭奠。至前引導者二人。手擊嚮尺。每過村城。須肆行勒索。否則指此處民房碍路。此處田地應行修平。主人予以重金。即導槓繞走。梓宮抵陵。有拖車一。即所謂輦者。是前輪高大。後輪低小。移梓宮於上。挽以入道。王公大臣送葬者。須易新布靴。靴為內務府所製就。蓋以入陵中者。不得踏外面一些塵土。梓宮抵寢宮。移置石床上。棺為茵陳木。外漆硃砂。描金花。陵的構造的形式。(一)「石坊。」就是每一個陵的最前方的一座碑樓。工程有大有小。不得一樣。要以西陵的秦陵(雍正陵)的那一座石坊。最為宏大。因為那是蒙古各部集資恭建的。(二)「翁仲。」過了石牌坊。有石人石馬石駱駝之屬。列侍左右。惟亦多少不等。順治陵一共有十八對。要算是最多的了。(三)「碑樓。」「石橋。」「井亭。」(四)「宮門。」到了陵寢重地的大門宮門左右。有東西朝房和班房。朝房由內務府人住守。管理宮門銷鑰和預備祭品。坡房由八旗官兵駐守。專司警衛。(五)「享殿。」進了宮門。正殿就是受享的享殿。東中有極偉大的神龕一座。裏面供奉神主。用滿漢蒙三種文字寫就。還有東西兩配殿各數楹。西配殿是便衣和諷經的地方。東配殿是安放祭板的所在。祭板就是粘帖祭文的一塊木板。祭祀的時候。由讀祝官捧起來念的。(六)「明樓。」在享殿的後邊。就是明樓。形式和城門不相上下。不過

比較上路小一些。進了這個門。靠西首有壁立的馬道。名爲馬道。並不走馬。循道而上。約百餘步。豁然開朗。是大圓圓的一個土丘子。周圍凡二百步。就是帝王后妃埋骨的佳城了。在從前祀典不廢的時候。每逢清明節日。皇帝或恭代皇帝的主祭官。總要到這上邊。取一把土。到如今呢。只好唱兩句彈詞『六代園陵草樹埋。滿目興衰』罷了。(七)「地宮門」進了明樓的門。西首裏是上寶頂的馬道。迎面却是一段短牆。過了短牆。就見着地宮門了。這個門的構造。異常堅固。休想用人的力量。可以把牠開啟。門裏邊空空洞洞的。除去正中的石牀和石牀上停放的棺槨而外。別無長物。這次的盜陵案。必須用炸藥轟毀。和必須要開棺毀屍。可想見陵工的堅固。和內部的空虛了。地宮門裡的安排。以石牀下的「金井」最爲別緻。井裏的泉水。不溢不竭。所以保持棺內的屍體。能歷久不腐。又寶頂四周近地的地方。又都鑿有氣孔。名之爲「龍鬚溝」。一以流通空氣。一以排洩水量。因爲金井內泉水。有時亦常泛溢。故不能不作此一之備也。前清在位時。設禮部。工部。兵部。三種管理。各司其事。(禮部)設郎中員外主事等官。以管埋一應祭祀獻享等事。每一大陵。又有贊禮郎四員。讀祝官三員。專司跪拜起立及恭讀祭文。妃陵無大差異。只贊禮讀祝等員。各少一人而已。一年有春秋兩大祭。一月有朔望兩小祭。又益以臨時報祭。(如

婚嫁生死等。一獻享紛繁。所以一切的需用。亦極浩大。統計禮部轄下人役。供應獻享者。爲數當以萬計。內分牛羊圈人。果戶。麵匠。油匠。酒匠。糖匠。醬匠等。一工部一設員外主事等官。備辦祭掃。如清明添土的。一包土。和上寶頂時脫換的靴子。都歸這一部辦理。一兵部一設總管。翼長。防禦。驍騎校官等。又每大陵有馬甲十名。妃陵五名。以資防守。都二爺連喝帶說。口如懸河。滔滔不絕。吉三不便打斷他的話頭。只得喝着酒聽着。都二爺還說甚麼皇太極的皇后。當時打算到關外奉安的。無如皇后的金棺。不知怎麼。抬到東陵的大紅門外。便再也不能抬起。一時皇王貴胄。和一應大小臣子。無不驚恐萬狀。後來沒有法子。只好定規在這裏暫宿一宵。明日再說。不想事有奇怪。這夜裏順治皇帝就夢到皇太后對他說。一定要改葬昭西陵的意思。次日君臣一計議。夢境。竟是千真萬確。難背懿旨。於是鳩工庇材。始營昭西陵。這種純粹是一片神話。

吉三聽得不耐煩。便接着說道。這次重殮各帝后。可惜我沒看見。纔是準曉得的。都二爺道。寶大先生沒有告訴嗎。正是八月三十日晨餐後。本日午後卽是人內改殮之時。我沿五花領捷徑。正午先抵孝陵（順治陵）之五孔橋。此他曩日古柏成行。蔥鬱可愛。今則童山濯濯。一望無垠。進裕陵東廈口。至

碑樓前。豐碑高聳。上鐫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之陵。字分漢滿蒙。各書雙列。下跌最闊。四角分鏤魚鱗螭盤等物。過三座橋。至宮門小立。已有衛兵司查出入。近囑東西朝房班房。牕櫺均無。僅餘壁柱上蓋。聞客歲冬間降匪。今歲某軍駐陵之時。均作臨時馬廐。東南隅神廚庫之磚瓦。亦有偷拆痕迹。石欄藻井。極目荒涼。爲之悵然者久之。旋繞至饗殿後。經玉帶橋。橋爲三座。左橋上漢白玉欄杆已倒碎。入琉璃花門。西門樓上磚瓦亦拆毀不堪。一遇淫雨。勢將倒圮。又入二珠門。則爲五供之臺階。雕刻之瓶花燭花。因屬端石。亦被偷盜。惟鼎花重量較鉅。不使移攜。尙巍然獨存。每遇謁陵祀享大典。清帝在此陞後行禮。步御溝。上鋪石板。拾級登明樓之前階。方廣約十丈。入明樓下古洞門。長約四丈。有某君等在此指導匠人工作。一種辛勞耐苦。實事求是之狀。令人敬佩。古洞門之中間。新塔人字式。簾棚一架。內鋪被褥。大約爲守衛兵士卒及工匠等。臨時寢息之所。旁置巨袱數裹。係黃綾繡花被褥六床。黃綢束裹之如意板六副。爲昇屍身入棺之具。繡龍綿袍褂兩件。係清德宗賜給澤公爺。以爲紀念的。今因裕陵被掘。澤公由平帶來。以之改煥高宗的。另一包爲地宮內檢出箱篋上之銅飾件。及零碎雜物。並炭珠香屑漆布等類。明樓後爲啞叭院。面積甚闊。對面卽琉璃花影壁。下爲

隧道。上卽寶頂。磬徑曲折。與其他各陵。形勢迥殊。且他陵亦無此陣叭院。匪人挖掘時。卽循影壁下。埋置炸藥。轟陷丈餘之深坑。北面露出隧道。清室命名爲古洞圈。長六丈。高約五尺。當時曾用碎磚砌實。此番爲匪人掘通。再下則爲明堂圈。余擬入。某君止之。謂地宮內第四道石門。及上門。檻均已炸壞。尙有半面倒懸未落。出入極有危險。刻正着工匠啟卸。以便王公入內視殮等語。延候久之。余冒險入。執電筒過隧道。下石級。觀第一重門。門之上層。雕刻他藏王菩薩。門上亦雕釋迦式之古佛各一。作瞑目合掌之狀。門樓上之几。簷鱗瓦。與及門斗。樞釘獸環之模型。靡一不以漢白玉石刻之。石門分四重。進第一重。內縱約二丈。橫約丈餘。兩壁係四大金剛。分持琵琶傘杵等器。神態逼真。二門門樓。式樣同前。門頂係觀音坐像。兩旁配以獅吼。約四尺許。二門內闊徑如前。東西壁下。各設石座三方。爲安放冊寶之處。壁上係雕古瓶。披穗。花卉。頂上爲雲花。三四重門。仍爲各樣古佛。垂瓔綴珞。法相莊嚴。入其中。幾疑身在梵天。正睇視間。忽驚聞匆匆一聲。震若雷霆。係第四重石門。西門上半面。爲工匠暫開放倒也。門楣門檻。亦均炸壞。門上刻佛。截然爲兩。倒置一隅。至是始達高宗玉骸。永遠寢息之石室內。有二人共荷之水月電燈一具。以空氣薄弱之故。光線仍微。室較慈禧地宮爲闊。四壁及頂。偏鏤西番文字。似俗繪卍字形。內貯六棺。正面三

棺中爲高宗。外槨已壞。內棺尙完好。（卽朱棺。紅漆面。復以金漆藏經。每字蜿蜒寸許。聞係陰沉木製。）骸骨脫離。弗能辨認。殮衣均霉爛失色。入手成泥。左爲孝賢純皇后。朱棺尙好。僅餘骨塊。后爲公爵傅恒之女。傅殉節于準噶爾之役。右爲孝懿純皇后。朱棺亦存。其餘係惠敏。淑嘉。哲敏。三貴妃。西隅一棺。外槨尙在。槨前朽漏一孔。東隅二棺。棺槨均壞。骸骨不全。且無頭顱。後于朽物堆中。詳密搜覓。始得髑髏二具。不審孰爲某妃也。惟一妃。屍體尙具。皮膚旣存。鼻目均好。耳際且鉗珠環。（約豆粒大）足御青色繡花靴。底高寸許。與其他五屍。僅餘骨塊者迥別。不審百數十年。同葬一室之中。何以奇異若此。此則須待生理學家之判評了。棺下爲石床。係一巨石。（距地板約八寸）每棺另刻卡棺石四塊。地板上尙有積水。行走滑澀。屢爲濕透。且冷氣襲人。復循盤道登明樓。蓬高蔽徑。瓦礫成堆。樓之中間碑前。方磚啟挖數塊。樓後門北石階下。亦掘一坑。傳聞匪知其中藏置硃砂拜匣。因乾隆朝。硃砂頗爲寶貴。故極力搜覓云。寶頂上曩有二尺圓徑松樹數株。現僅留尺許之根株。憑眺之間。遙望各位王公。自琉璃門。嫋嫋而入。余亦繞下。同至古洞門小憩。見差人搬運殮具入內。復有旗婦八名。手裹臨時以黃布縫紮之手套。魚貫而下。蓋以之檢驗后妃屍骸。免褻瀆。而示肅恭恭敬之意。五點。公同進內。重新棺殮。除高宗覆以龍袍。尙具衣。

冠外。其餘后妃均以黃被束裹而已。黃昏由龍鳳門。順景陵之大碑樓。逸邏而出。見夫翁仲仆臥。殿宇雕零。一抹斜陽。倍增慘淡。至馬蘭峪已萬家燈火了。

吉三聽到這裏。便拿話逗他道。聽說守陵這位毓朋。外間傳言。有人說他分了七萬多塊錢的賍。究竟有沒有呢。子林這時已有幾分醉意。聽見吉三這一問。不覺面現憤憤之色。答道。這是外邊報紙的話。有沒有很難說。現在他已撒差。聽候查辦了。吉三道。這個大案。出在他管轄之內。當然是脫不了嫌疑的。子林長歎一聲。請道。都是咱們的人不好。怪不得人家呵。吉三聽得話裏有話。正要想法子探問。子林忽站起身來。走至雅座門口。探頭左右一看。轉身走近吉三身旁。咬着耳朵兒。說了半天。吉三連連點頭。子林說完。走堂的進來問道。酒菜還要麼。吉三連忙答道。殺了。拿飯來罷。子林還要添酒。吉三不肯。吃完了。子林爭着先給錢。拉着吉三。出了春華樓。還要同他去打茶圍。吉三再三推辭。才分路回家。正是

與君一席話 勝我十天忙

要知都子林咬着耳朵兒。說出甚麼話。下文自有交代。

第八回

談法律另組法庭

防後患新訂條件

話說盜陵案發生了兩個多月。都沒見有破案的消息。譚松亭捕獲之後。又保釋出去。全國人民的見解。各各不同。自然發生許多謠言。甚至牽涉到政府要人身上。這種謠言。日子一拖長。當然是有的。不足爲怪。你聽洪太太這番話。他是個婦道家。沒有多大智識。也有這樣的理想。何況各人有各人的理想。當然是甚麼話都有了。目下先說一說政府對於這個案的辦法。自譚松亭捕獲。青島地方。又截獲逃兵。此案是軍人所爲。已經大白於天下了。但係軍人何以有這樣大胆。發掘的工作。何以有此智識。許多贓物。如何分肥。最貴重的寶物。究竟落在何人之手。何人勾通。何人佈置。何人主動。還沒有明瞭。天津上海各埠。都有贓物。陸續發現。可想見盜犯多已逃出北平。僅捕一得譚個松亭。三兩個逃兵。及拖累了幾個貪利銷贓的商人。也不算破案。所以各界人士紛紛電請政府。速行秉公審判。北平總商會。且要求加入陪審。電云。

軍事委員會鈞鑒。前經電請國民政府司法部。請速組成陵案特別法庭。早日解決。俾牽連各商。脫離苦累。茲奉批開。皓代電已悉。事關組織軍法會審。仰逕向軍事委員會。呈請核辦等因。奉此。查陵案發生已久。被拘各商不能營業謀生。懇迅組軍法會審。並准本會加入陪審或旁聽。以期陵案早日解決。而

免謠言繁興。實爲公便。北平總商會印元（十三日）

清室倫貝子寶熙等。又迭次進謁衛戍司令部。訪朱綬光。申訴苦衷。謂不特墓中寶藏。一掃而空。卽先人遺骸。亦被毀棄。情實難堪。務乞嚴究凶匪。以維持人道等語。閻錫山對於這案。於是非常重親。主張組織軍法會審。電請中央。令各集團推選審判員來平。司法界梁宓祈耀川等。皆有意見發表。謂東陵盜墓案主犯。不屬北平範圍。東陵盜墓案之發生地點。係屬薊縣管轄。不在北平地面。故此案不屬北平範圍。且犯罪人係屬軍人。普通法院亦未便接收審理。不過本院尙負有一部分之檢舉責任。卽此案贓物之一部分。曾發現於此北平城內琉璃廠尊古齋古玩舖。將來關於此銷買贓物犯。或移歸本院審理是也。現尊古齋贓物案。尙在天津衛戍司令部保管中。該舖主人黃伯川。亦經衛戍司令部收押。本院對於此案。雖曾往衛戍司令部查閱卷宗數次。總因此案關係複雜。又涉軍大。衛戍司令部迄今尙無確定辦法。故本院對於贓物一部分案件。亦不便提來辦理。預料關於盜墓主案。得有相當辦法後。卽可由本院將贓物一部分案件接收。其時當再依法辦理云云。

這案既牽涉軍人。當然由軍事審判。另組特別法庭。閻總司令既有此主張。一面去電國府。一面電

原书缺89-90页

不如意事常八九

交友肝胆無二三

要知賈福說出甚麼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跳舞會偵探受迷

遊藝園美人狡脫

話說洪吉三看完了賈福拿來這張字紙。也莫明其妙。賈福道。還有呢。你翻過來再看呀。吉三果然見紙背有鉛筆寫的字。但係模糊得很。仔細一瞧。見寫的是。

大珍珠十二粒

小珍珠二十二串

紅寶石手鐲一對共寶石三十粒

鑽石卍字式迫針一枝小鑽石共十粒

吉三細看字跡。很像是婦女手寫的。只因寫的是鉛筆。故不敢決定。笑着問道。這張紙是娘們記賬的。你拿來幹甚麼用呀。賈福嘆一口氣道。我爲這張紙。費了好幾天的工夫。還跑了天津一踏。末尾了。還是弄得一場糊塗。所以特地來請你替我參詳一下子。吉三道。你把自頭至尾的情形。說給我聽一聽。賈

福道。我從那一天。在你這裏面去。聽見天津海關。截獲了好幾個箱子。都是東陵裏掘出來的寶物。我就猜到那班盜陵的人犯。一定往南邊去的很多。躲在北平的。斷斷沒有幾個。何不往天津去看看。或者碰得一個好機會。探得一點半點。也未可知。主意打定了。就趁下午四時二十五分開的小快車。往天津去。那幾天的火車。因為機車缺乏。掛車太多。沿途又有直魯軍的俘虜。集團軍的傷兵。一列一列的車輪。阻塞軌道。所以開往天津的車。走得幾個站頭。便停住十幾分鐘。一停兩停。就誤了鐘點。直至晚上十二點多鐘。才到天津。坐在車上的客人。那一個不討厭的呢。火車停在廡房車站時。二等客座裏。有一個穿中山服的男子。同着一個年輕婦人。下車散步。我覺肚子有點餓了。也下車買點吃的。那兩個男女。恰好走過我身旁。我這個是候。正蹲着買雞蛋。低下頭去。揀鷄子兒。忽見一有一點黑影兒。飄過我的眼前。落在地下。用眼一瞧。就看見是這一張字紙。最是入目關心的。紙上寫有東陵兩個字。我便順手揀起。攔在衣袋內。立起身來望一望。這兩個男女。已携手上車了。我便留神看他兩人的舉動。可惜我坐的是三等。與他們隔了幾輛車。當時尙未十分注意。及至坐着車上。無可解悶。拿着這塊紙兒。反覆來回的細看。愈看愈覺得可疑。使用足十二分精神。注意在他們兩人身上。火車到了天津站。他們不下車。再到老龍頭。始

見他倆携手下來。行李不多。只有大小兩個皮包。我步步跟着他們。出了車站。他們坐上國民飯店的接客車。我也跟着上去。到了國民飯店。他們在二樓開了一個中等的房間。我這個時候。想不住在國民飯店也不成了。只好告訴茶房。替我找一個小小房間住下。好在這個小房間。也在二層樓。可以就近探聽消息。住了三四日。只曉得男的姓王。名質甫。寧波人。女的姓李。人稱他李二小姐。廣東人。這位王質甫。約有三十餘歲。李二小姐。約有二十餘歲。其餘的事情。一概打聽不出來。他兩人同住一個房間。外面看來。就是兩口子。但係茶房們問她。又不說是王太太。旅客牌上。仍寫李二小姐。我從這裏一想。覺得他兩人。有點不太正派。每天出門。都是男女同行。沒有一個人獨往獨來的。我跟踪了好幾次。都是去英國租界李公館。調查這個李公館。是一個南方的軍官。退伍好幾年了。來飯店訪他們的人。一個沒有。我心裏好不納悶。有一天聽見茶房對我說。他們晚上去大華飯店。看跳舞會。我心中一喜。以為機會到了。就問那茶房。大華飯店怎樣跳舞。茶房詳誠細細的告訴我。等到吃過了晚飯。不多一會兒。茶房來說。前邊王先生快要去了。我連忙穿上馬褂兒。吩咐茶房鎖門。走將出來。果見王質甫同李二小姐。剛要下樓。那天李二小姐。打扮得很漂亮。穿一件鵝黃色暹羅花縐旗袍。外罩一件雨過天青色印度緞巴圖魯或的長

坎肩。橫衿上一排金剛鑽鈕扣兒。襯着兩串珍珠耳墜。閃耀眼簾。分外好看。他的頭髮已剪了。刷得黑漆漆。其光可鑑。臉龐兒雖不是傾國之色。仗着化粧品裝點起來。也算個中上人材。我跟着他不前不後。下樓時。那一陣一陣香水氣味。令人魂消。吉三聽了。不覺笑道。原來你去天津是改行做拆白黨。吊膀子。不是做偵探。可惜你年紀大些。怪不得你大失敗。賈福紅了臉道。我是有一句說一句。請你替我參詳。你先不要笑。後來還有真笑話呢。我當時跟着他們。從國民飯店出來。僱車的時候。他們聽見我說去大華飯店。四個眼睛。釘了我一下子。很像覺得奇怪的樣子。到了大華。買了門票。跟着他們。入跳舞場。這可糟了。不說別的。單說我這身長袍馬褂的腐化衣服。就沒有第二個人陪。大夥的視線。全都射到我身上來。我這時想退回出來。又捨不得。只好瑟瑟縮縮。找一個坐位兒。那個王質甫。同着李二小姐。已有幾個朋友招呼。坐在一塊兒。好在隔我的坐位不遠。我便甚麼事都不管。全副精神。注視在他們身上。舞台上音樂齊奏。琴韻攸揚。一陣拍掌之聲。見有一對少年男女上去。抱腰而舞。我看這個玩藝兒。是破題兒第一次。本來是個門外漢。看不出他們亂碰亂跳的好處。何況我心中另有目的的呢。所以我雙眼睛。不向着跳舞台上。只向着李二小姐兩人。那位王質甫先生。見我這般舉動。不曉得他的心裏。是疑我是拆白黨呀。抑是

酸素的作用。臉上已露出不悅之色。頻頻用目注視我。這時賓客愈來愈多。會場漸覺擠擁。轉眼間見李二小姐坐位旁。來了一個女太太。與李二小姐交頭接耳。說話時。好似辦一種交涉似的。王質甫雖不答言。也側着頭。全神聽着那個女太太說話。我認爲機會到了。聚足一百分精神。聽他們說甚麼。只聽得那位女太太問李二小姐道。旁的東西。沒有也不要緊。那一顆黃珠子。那邊追將很緊。說時。豎起三個指頭。作微微的表示。續着又說道。這顆黃珠子。不給他是不成的。我聽見他連說黃珠子三個字。那有不動心的呢。報紙上都說。乾隆爺口中。含着一顆黃色珠子。是個無價之寶呵。我這個時候。已忘了形了。將脖子伸長一點。探過頭去。希望仔細的聽個清楚。果然又聽得李二小姐答道。我這裏沒有那顆珠子呀。我這邊有的東西。前天我都寫出來。交給他啦。說時。手上鑽光一閃。向着王質甫一指。王質甫正欲答言。瞥見我探頭探腦。這個樣子。立刻將話截住。咳了一聲。用嘴往後一努。李二小姐跟着他的暗示。轉過頭來。看了我一看。他們便一句話也不再說。過了一會兒。又見李二小姐與那個女太太。咬着耳朵。說了幾句。那女太太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斯時台上已換了幾次跳舞的人。猛聽得一陣拍掌的聲。跳舞的又下來了。那個女太太。忽的站起身來。走至面前。操着南方口音。向我說道。我很願同先生跳舞。請恕唐突。務必賞

個臉兒。一面說一面掏出一個名片。很像要與我交換的樣子。我這個時候。答應他不敢。不答應他。又不好。我穿着這個衣服。要我跳舞。不是成心解透嗎。登時面紅耳熱。手足無措。會場許多人。男男女女。都望着我發笑。還有拍掌助興的。我只得站起身。老老實實道。對不住。我不懂。今天是頭一次觀光的。那位女太太很像十分掃興似的。將拿出來的名片收回。口中喃喃說了幾句聽不真的話。便轉身移步去了。衆人都望着我。露出恥笑的形容。我現在這裏。自己也覺着不好意思。說時遲。那時快。這麼一搗亂。定神一瞧。王質甫李二小姐已不知去向。他們一定是趁着紛亂。利用那位女太太障眼法。躲開我了。再瞧那位女太太。也繞出會場。因為剛才碰了他一個大釘子。在這百衆眼頭地方。不便急起直追。眼巴巴的望着他的背影。一兩個轉灣就不見了。我懊悔得很。無精打彩。低着頭。悄悄的出了大華。回到國民飯店。時計已指到十一時二十五分。走過王質甫房門口。房內黑暗暗的。門還未開。曉得他們沒有回來。心中一悶。倒頭便睡。一覺醒來。已是十點多鐘。茶房走進來。一問他王李兩人。他說。今早九點十五分的快車。已往北平去了。我失聲叫聲呵。茶房不知緣故。楞着問道。先生。你與他有約會麼。我給茶房一問。才覺悟過來。急說道。我起晚了。下午還有往北平的車沒有呢。茶房道。下午三點多鐘。還有一次。我就告訴茶房。即晚

回平。到了北平。若不曉得王質甫的住址。那個李二小姐。更如石沈大海了。真是事有湊巧。前天我往城南遊藝園。赴朋友的約會。在坤劇場口。瞧見那位李二小姐。單獨一個人。由劇場裏出來。我斯時心花大放。真好似拾得東陵裏的黃珠子一般。急步上前。跟着她後頭。一步不敢放鬆。她繞過球房。將到秋千架下。她忽然回頭看見了我。脚步兒稍停了一停。臉上陡然露出不安之色。略一躊躇。他便舉步向大鼓書場那邊去。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跟定了他。詎料到了書場。他又不進去。就在花園內。團團的兜圈子。我跟着她來回走了兩個圈兒。園內遊人。有覺得詫異的。立着脚瞧。我已知道有些不妙。因為他是個年輕婦女。我是個壯夫。這樣輕狂舉動。是挨罵的。正想換一個方法。那個李二小姐。已直往女廁所去了。我這個時候。等她出來嗎。女廁所的門口。站着一個男子。是不合式的。離開這個地方嗎。又怕跟她不着。爲難了好一會。只得遠遠的望着。不料等了有兩個多鐘頭。沒見她出來。這女廁所出出入入的。已有七八個人。莫非他跑了不成。他又怎麼樣跑的呢。以口問心。莫名其妙。只得又等了一會。知道上了他的當。才快回家。心中實在不忿氣。所以今天特地來找你。請你替我參詳。你的理想比我高明得多。你說是甚麼緣故呢。吉三聽罷。呵呵大笑。正是

強中更有強中手

能人背後有能人

要知洪吉三說出甚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是真是假宋汝梅被捕

忽東忽西洪吉三帮忙

話說洪吉三聽了賈福一大套的報告。笑道。你當偵探年頭也不少囉。怎麼總是照着老規矩去辦。不曉得變化的呢。你們在天橋小客棧。或者是在三四等茶室。下處碰見那種明火搶犯。穿着不倫不類的衣服。花着亂七八糟的大洋錢。一到了你們偵探的眼裏。自然是跑不了。若是程度稍高的犯人。或是案情繁雜曲折的。你們偵探就不好辦了。近年電影片的大奸大盜。奇奇怪怪的手段。增長犯案的智識。很是不少。你看火車上行李鋪蓋捲裝着的死屍。從前那裏有呀。這不是受了電影片的教導嗎。世界愈文明。物質愈進化。犯案的智識。自然也跟着進步。水漲船高。你們當偵探的。程度也應跟着進步才是。現在我先問你一樁事情。請你告訴我。再答復你的問題。好不好。賈福笑道。費了我半天話。又白受了你教訓一頓。還要有交換的條件。求人兩個字。真是字典中的難字了。吉三笑道。我問你這件事。不算是交換條件。與你所欲解決的問題。頗有關係。你是個官家的偵探。是應該曉得的。賈福道。不用說許多費話了。

請你說那一樁事情罷。吉三道。昨天報紙登載宋汝梅被捕。究竟是真是假的呢。賈福道。那是真的。他的孩子宋璽。還欲運動保釋。市政府因宋汝梅是奉國府內政部電令交拿的要犯。未便輕於發落。已決定移交法庭起訴。所請保釋。已批斥不准了。吉三道。那個宋汝梅。從前不是做過甚麼局長的嗎。也是近今國民黨裡有名的人物。何至鬧出這個笑話呢。賈福道。裏面的黑幕。我就不知道了。不過近來官家的事。真是一言難盡。常有一個小小的局署。各方面都爭着派人。一個局。弄出幾個局長。你爭我奪。看誰的勢力大。就算歸了誰。還有地方是這邊的地方。勢力不是這邊的勞力。派了人。仍是接收不來的。這樣的笑話。在這幾個月內。不知出了多少。咱們當一份小小差事。本來是管不着。但係一國三公。朝秦暮楚。時候這樣的上司。也不大好辦。吃飯的飯碗。未免受他影響。天天都是搖搖不定的了。論說宋汝梅這樣人。若是一點把握沒有。未必肯冒冒失失。跑去充接收的委員。亂貼告示。而且劉人瑞這班人。到了東陵。宋汝梅還沒有走。他明知劉委員一定有報告回來的。他居然敢跑回北平。自投羅網。任你是誰。也沒他胆大。在我個人的糊塗腦筋。實在是摸不清怎麼一回事。吉三道。天下的事情。就怕起了貪心。古訓有言。利令智昏。任你是聰明一世。偶然被貪念所迷。就要弄到一錯難翻。東陵內的珠寶。多不勝數。盜墳的搬運。

不清。是人人曉得的。宋汝梅腦筋太過靈敏。欲行捷足先得之計。急急冒充委員前往。不顧利害。也許是貪慾太熾。不過事情敗露之後。尚敢回來北平。這就難以測度他的心理了。或者是在馬蘭峪。給人家追截時。已有人監視着他。想逃也辦不了。未必是他自己願意要跑回來的罷。賈福道。你的理想也不差。聽見國府內政部。接到這個報告。非常震怒。不承認有派委接收東陵的事。更不承認部內有宋汝梅這個人。特地派一個科長姓羅名耀。來平查辦。薛篤弼來電接收委員會。飭將宋汝梅就地扣留。電云。

國民政府接收委員會勸諭。頃閱九月一日時報。載有尊處委員劉人瑞報告。云在馬蘭峪。見有內政部接收東陵委員宋汝梅手書之空白佈告。并由守庫隊交出宋汝梅携物手條一紙。內載銅佛供花等物單開各件。已由塔山廟僧人交出若干。經查不敷。係由宋汝梅携去。又云小銅匾及銅對聯。確係宋汝梅携去等語。查本部前後奉令。從未派有宋汝梅其人。貴會如確切查明宋汝梅。有盜物情事。請即就地扣留。並盼將貴會調查詳情。函知來部。以便查辦爲禱。薛篤弼江印。

吉三笑道。你的記憶力真好。這樣的電報。你也背誦得出來。賈福道。這一點記憶力都沒有。還配當偵探嗎。不特這個小小電報我記得。還有一張西陵的報告。比這電報長得多。我都記得呢。吉三道。西陵

又有甚麼報告呀。賈福道。你要知道這個事情麼。我索性告訴你罷。自東陵盜案發生後。國府因西陵在梁格庄。爲前清嘉慶道光陵寢所在。亦在保護條件之內。遂派李聘三等委員。前往接收。前日李委員有報告回來。西陵的祭品及其他靈前物品。大都係金玉之類。價值也不少。均已被盜無存。尙幸墓門無恙。周震麟等到東陵。已聞知此事。立派吳炳麟往查。茲據委員李等報告云。

謹呈者。竊聘三等奉派接收清西陵等因。遵卽馳往該地。業將接收大概情形。呈報在案。狀查西陵界址。毗連四縣。東自涑水。西至涑源。南至易州。北至房山。周圍約一百五十八里。舊日梁格莊地方。置有秦寧鎮總兵。暨守護大臣。各項衙門。負守護管理之責。現在該地。謹後秦鎮守署行宮一座。皆爲駐軍佔用。其餘官廳大半坍塌。基址無存。究係何人何時處分。尙待從實調查。此次接收第一困難之點。係因秦寧鎮守使署。將各項卷宗調往該署焚毀。遂至一切事項。均無頭緒可尋。軍閥萬惡。憤慨何極。茲謹分列如汝。爲鈞座陳之。

(陵墓)查西陵帝后陵寢凡四。一爲雍正之泰陵。一對嘉慶之昌陵。一爲道光之慕陵。一爲光緒之崇陵。又妃嬪親王公主太子陵墓等處。均經聘三等親往踏勘。各帝后陵寢咸建有隆恩門。規模宏壯。惟

殿門各項銅飾門釘等件均被盜去。門窗等亦不完全。多已毀壞。惟慕陵距村落較遠。稍見齊整。一片荒廢情形。謹供過者之憑弔。

(祭器)查各陵備金銀銅祭器多種。向爲嗣主謁祭之用。歷年以來。所有金銀各件。暨其他貴重物品。均被歷任鎮守使或因公變賣。或私自移去。大半無存。謹承辦衙門尙存銅器四十餘箱。因保管人員在平。未能啟視清點。均加本會封令原管人員妥爲保存。此外秦陵尙存殘缺銅鶴。銅鹿。暨景泰藍。五供銅鼎。等亦令其妥慎保存。

(地畝)查地畝一項。共分東西南北中五區。中區之地。均逼近陵寢爲紅椿。範圍以內之地。不准開放。近日十餘頃。已私自開放耕種。其餘四區之地。頃數未能詳悉。現除鎮守使歷年變賣各地外。尙有百頃。分配八旗綠營。內務府禮部各旗戶相種。所有辦法。因無案卷可稽。各旗戶所定亦不一致。未能詳晰查明。

(森林)查各陵樹木。向共有八萬餘株。所有大柏大松。均爲歷任鎮守使砍伐。運至北平變價。間亦有土人盜伐。爲數亦不在少。現在所存者。僅約二萬餘。多係小株。不堪棟樑之用。

(牧場)查陵外空曠地方。最利畜牧。從前牧場共有六處。均係各鎮守使派員經辦。每年所獲之利未詳。現因軍興牲畜多被徵調。鎮署又復移徙一空。遂將無形停頓。以上所陳。僅就踏勘調查所及。疏略之處甚多。除另具獻理意見外。伏乞鑒察爲叩。

吉三聽完。說道。這個西陵案。沒有多大研究。不過是軍匪勾通看陵的盜賣而已。也可算是盜陵案的陪襯文章罷了。你剛才所說天津的事情。現在我替你陪解一下子。你看對不對。再爲公共的研究。如何呢。賈福道。好極了。請即發表你的意見罷。

吉三道。你在車站檢得這張字紙。背面所開珠寶等物。何必如此重視。未免小題大做了。現在東陵裏的寶物。各處散開。已去得很遠。我前天接到上海友人一封信云。英法交界美昌碼頭。本月七日。有滬往巴黎之古玩三十五件。海關照常驗訖。正待裝運。忽有密探報告。謂該項物品。所值甚巨。估價不符。華員轉告洋員。下令扣留。開箱復驗。竟超出原價百倍以上。內有數件。原報器具零物。且未經常關封訖。治復驗結果。竟值一萬八千元。這個數目。猶是一小部份耳。統計全部的價值。其巨可以想見。計被扣留之物。有三十三件。由海關內古玩專家估價。共價一萬五十多兩。內有六件。則由二百五十兩。改估七千三

百兩云云。而南京路五二二號。又有明代宣德磁瓶一具。色澤深紅如血。用紅寶石粉。及純金混合作。依其面積計算。至少須用紅寶石粉二十盎斯。瓶身用純金繪成八仙。當係皇帝御用之物。其珍貴爲向來所未見。價值之高。世界無比。售價五十萬元。尙有翡翠珠寶磁銅各陳列品。共值五百萬元。上海人士。以其來歷不明。皆疑爲東陵贓物。並有人說譚松亭。在上海賣出寶物一批。價值三百萬元。這宗巨款。已匯來平。專供運動此案之用。未知確否。（下略）你看上海來信如此。可知贓物屬於上等的。未必藏在北平了。北平古玩商所買得的。大約是盜運不盡的。下級兵士們。偷偷摸摸得來。真可謂黑狗得食。白狗當災。這張紙背所寫的。算得甚麼呀。但照你所言。用抽象的觀察。也有好幾問題。

（一）在火車上檢得這一張紙。寫的字是兩個人的筆跡。一邊寫的是東陵保護條件。一邊寫珠石若干。先應研究之點。這張紙何以寫這種事。寫的人是否即是王質甫。假定是他。寫之有何用意。若不是他。即另有一人。與王某有何關係。王某是否同黨。又抑或他人遺棄之紙。李二小姐順手拈來。寫在背後。

（二）王李兩人。是否夫婦。這個時代。是不成問題的。但大華跳舞場所爭論的黃珠子。頗有研究價值。

這個黃珠子。既然是有人必欲得之。則此珠子。諒是貴重之品。李二小姐說。他這邊沒有。這個口氣。很像早知有此珠子。不過他這邊沒有而已。不作驚訝反問之辭。或料得人家那邊則有也。

(三)跳舞場的女太太。說話時。緊起三個指頭。則索珠子的人。一定是行三無疑。而且這個行三之人。王李必識之。所以不說姓名。再進一步說。這個行三之人。必比他們高貴。故說時不便直道其名。或因為另有障礙。不能在大庭廣眾中說破。

(四)那位女太太。勸你跳舞。明明是圍魏救趙之計。但王李兩人。何以必虛逃走。此中必有緣故。

(五)那女太太奉命索珠。這個口氣。顯然是與王李交涉。不止一次。王李常到之李公館。那女太太是。否即李公館的人。那個李公館。是否即李二小姐本家。

(六)那女太太的名片。何以不與他一換。便可知其姓名。

(七)李二小姐在游藝園女廁所逃走。這個不足為怪。女廁所內。常豫備化粧品。及更衣室。或者化粧品。而出。不及留意亦未可知。

(八)紙背寫有追針一枝。此乃時髦之物。非陵內所應有。宜分別。

吉三順着嘴一連說出幾個問題。賈福聽了。笑道。問題倒剖解開了。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呀。吉三不慌不忙。將案內的關鍵說出來。以後自有分教。正是

任君用盡千般計

點破迷津一語來

要知洪吉三如何解釋此事。與盜陵案有無關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洪吉三大談偵探學

譚師長不認骨肉親

話說洪吉三與賈福兩人。研究李二小姐的事情。賈福追問那李二小姐與盜陵案。有無關係。吉三道。這個問題。就在這一張紙。及黃珠子一句話上。使可以根本解決。其餘的。都是枝葉了。我看這一張紙。最有研究的興味。細瞧紙的顏色。是雪白的。沒有紅格綫。是普通人常用的東西。又不是報紙類的洋紙。可見得寫這張紙的人。不是政府機關上辦公的人。他因為甚麼緣故。要寫那東陵的事情。這個問題。有兩種理想。

(一)見報紙上有這個登載。偶然弄筆。隨手拾來一張紙。胡抄亂畫的。大凡好耍筆管的人。常有這樣毛病。寫完了。隨便一扔。是一點原因沒有的。李二小姐看見有這張廢紙。適逢其會的。又粘

來記她的賬。

(二)關心東陵事件的人。或者是報館的訪員。或者是與案內的朋友。有多少關係。又或者係與旗滿方面朋友。有特別感情。探聽出東陵案有這幾個條件。特地抄出一份。預備去報告。那位李二小姐。不知底蘊。拈起人家的字紙。翻過來。就寫她的……

這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沒有甚麼研究的。第二個呢。就有一點意思了。不過寫的人。是否就是那個王質甫。那就非探不明了。至於那顆黃珠子。係出自那個女太太口中。有這個珠子沒有。是一個問題。那珠子是真的。是假的。又是一個問題。假定是有的。這顆珠子不在李二小姐那邊。必是另在一個人手中。據李二小姐所說。我這邊所有的東西。已經寫了出來。交與王質甫。現時要在王質甫身上。用一點工夫。前去打聽。才有頭緒呢。但是王質甫住在甚麼地方。你還沒有曉得。豈不是水中撈月嗎。賈福道。這個事情。難道罷手不成嗎。吉三沈吟了一回。說道。探這個王質甫。我可有法子。帮你一臂之力。不過是現時不能告訴你。因為偵探這樣的人。不是用你們探賊盜的方法。辦得來的。賈福道。你又來了。同是一樣的偵探。有甚麼同不同的呀。吉三笑道。你做了一輩子的偵探。還未知偵探兩個字的真相呵。賈福很不服氣。

的說道。做偵探還有甚麼真相。難道偵探這一行。比總統總長還高麼。吉三道。你把自己看得太低了。這一個道理。說來話長。我簡單的跟你說一說罷。我們中國。向來沒有偵探一種的學問。也沒有偵探兩個字的名詞。從前上海租界。外國人初辦警察。上海人有稱巡警做綠衣。是因他穿的制服說的。有稱白帽。是因他戴的帽子說的。有稱二道頭三道頭。是因巡長袖章說的。稱偵探呢。叫他做「包打聽」。這「包打聽」三個字。是包攬打聽人家事情的意思。後來才曉得這個就是偵探。所以充偵探的。沒有一個好人都。是流氓地痞。生事招非的。一班土混混兒。實則好人也不能辦這個事。這是怎麼緣故呢。因為緝探隊的偵探。就是從前緝捕盜賊的眼綫。不是賊中賊。不能知賊辦賊。所以上流的人。對於做偵探的。都引以為恥。不願與他結交。這是不能怪人家的。不是偵探的兩個名字不好。是做偵探的人不好。因為這種人。都是沒有學識。沒有天良。天天都是扒草找蛇。飛走肉食。欺誣良善。反噬同黨。去邀功詐財。狐假虎威。為社會之毒。人類本是萬惡的。偵探總算坐了第一把椅子了。賈福紅了臉道。人有三六九等。有好有醜。那能一概而論。不要罵街了。吉三道。我不是罵街。我是替偵探兩個字呼冤呢。你要知道。偵探的學問。是很精深的。偵探的職務。是很重要的。偵探的人格。是很高尚尊貴的。不該給這班流氓土痞來糟蹋。致令我們

中國偵探。名譽掃地。沒有進步的希望。賈福笑道。捧到天頂怎麼高。也是你說的。踏到地底怎麼低。也是你說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呀。吉三正色道。我是句句真話。不是打哈哈的。大凡人想去做偵探。若非是大學畢業。兼通各種專門科學。斷不能勝任。你想社會上。作奸犯科的。案情離奇詭怪。理想不到的。嘴說不出來的。他們都可以做得出來。若不通各種科學。比方毒死一個人。你就不知他用甚麼毒藥。拿指紋學一種來說。就是要兼通科學的證據啦。單是學問好。也沒有用。還要人情世務。社會情形。三教九流。件件真要明白。腦筋又要靈敏。胆量又要大。而且體魄又要強健。能耐勞苦。化裝術。拍影術。賭博術。技擊。武術。也都要精通。真是要文武全材。才能與社會上神奸巨蠹。互相抗衡的呀。若不是有這樣的本領。不特奇難的案子破不了。必定天天受惡人愚弄便了。賈福聽罷。伸一伸舌頭道。照你這樣說。我們早該滾蛋了。吉三道。這又不盡然。現在犯案的人。程度尚沒有這樣高。你們還有混碗飯吃的餘地。我是虛無此一格。希望將來偵探界有這麼一個人。爲人類保障呢。我年輕時。少年好事。看了幾本福爾摩斯小說。很仰慕他的爲人。便想去學做偵探。後來才曉得是編書的杜撰。實在的沒有這個人呢。我學做偵探的時候。不怕你笑話。將我瞎鬧的。告訴你。有一天。我買了一本「偵探談」回來。依着他的法子。去練眼練耳。

足足做了好幾個月工夫。沒有甚麼效果。氣極了。每天吃完了早飯後。便跑去青雲閣茶樓上一坐。留神看各棹上的人。用自己的理想。分別他那一張棹坐的是那一種人。又默記每棹的人數。跑出樓外。閉目細細的心算一算。再回到樓中。再數一數每桌的人數。看看自己心算的數目。對不對。如此習練了一個多月。居然有些領悟。總之做偵探的。必要隨處留心。無論什麼東西。一入偵探的眼耳。便不讓放過。這是最要緊的。你說做偵探難不難呵。賈福道。照你這樣麼。我怕中國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兩人正說得高興。忽見吉三的僕人。引進一個客人入屋裏來。吉三連忙起身讓坐。說道。你來得正好。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一面說。一面指着賈福道。這位是鼎鼎有名的偵探大家賈福先生。這個客人忙着過來。與賈福握手爲禮。又掏出一個名片遞過來。賈福一看。名陸泰來。廣東人。賈福便說幾句客套久仰的話。吉三便道。這位陸君。也是從東陵回來的。最近有甚麼新聞呀。陸泰來道。我去得遲了。聽不見甚麼新聞。吉三道。盜陵的軍隊。究竟是誰的部下呀。陸泰來道。聽見說是褚玉璞的部下。軍長是孫魁元。現在歸徐源泉收編了。據陵上的人說。掘墳前數天。該軍隊發出佈告。實地演習炮擊。四邊都佈了步哨。防綫內不讓一人往來。聽見炸墳的聲響。當時還以爲真是放炮呢。但有人說。該軍開到遵化。上級各軍官。開了一個會議。謂軍

隊人多。雖經收編。但給養困難。何能持久。今有人代籌妙計。能成功。不特衣食無缺。即數年軍餉。亦可預支。衆大喜。急問何計。乃詳述東陵之富。遂當衆表決。並訂出好幾條掘陵取寶的章程。云云。

吉三道。這個大案子。當然是有人主謀。不過未經審判。誰也不敢武斷就是了。聽說譚溫江師長。近來有信給他的朋友。極力分辯。那個譚松亭。不是他的兄弟呢。陸泰來道。這個是題中應有的文章。不足爲怪了。我在陵上。關於掘墳的事情。近來已沒有人注意。很像是過去的事情一樣。幾乎無人過問了。倒是聽見有幾件有趣味的新聞。可以告訴你。做個酒後茶餘談話的好資料呵。洪賈兩人。不覺大喜。齊聲答道。好極了。請你快說。正是。

天寶當年談不盡

帝王死後有新聞

要知陸泰來說出甚麼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談因果形現狐狸精

破風水先建真武廟

話說陸泰來因洪賈兩人問他東陵的新聞。他便答道。我到東陵。與接收各位委員。很多認識的。看見他們辦理雙十節。慶祝革命成功。真是熱鬧。若說接收以後。辦出甚麼事來。就沒有一件可說的。這個

盜陵案

一一二

也難怪他們。因為他們掛出來的招牌。忽然是國府的。忽然是北平的。權限還沒有弄清楚。就拿宋汝梅的案子來說。他本人。聽說是個林懇局長。接收東陵。是官產局委去的。後來不曉得因為甚麼緣故。把這件事情弄僵了。宋汝梅在陵上。有四十多名衛隊。也被人繳械了。中央內政部。又不肯承認有這個人。那官產局長陳家棟。不敢替他分辯一句。不知閻葫蘆裏裝什麼藥。這樣亂七八糟的。是很難辦事的呵。洪吉三聽了。回頭向着賈福道。我早猜宋汝梅冒充接收委員。是有來歷的。若不是內裏有文章。他絕不敢跑回北平。自投羅網。賈福也點幾點頭。復聽陸泰來說道。盜陵案子。現時完全聽候政府審判。在陵辦事委員們。絕不過問了。由陵上雖然捕得幾個旗人。都是盜賣祭器的。或是檢得盜餘的。沒有多大關係。也解來北平。歸案審理了。聽說有一個樵夫。在陵前路途中。拾得珍珠數十粒。這個人發了財。現時已不在陵上打柴。大夥都羨慕他走運呢。聽見一個鄉人說。盜陵工作。全在夜間。整整三宵。始得炸穿。入墳取寶的。頗有秩序。不得爭先恐後。只許暗中摸索。不得提燈。每人只准入取一次。赤手入內。任憑兩手盡量撿取。不得用包裹器具。除了預定的人外。旁人不得撞入。如有違反不服的。由警備墓口的軍人。立即搶斃。當時有一個機警的。密藏一小電燈於袴褶中。入墳後。取出來一照。見棺內有翡翠西瓜兩個。知為希世

之寶。雙手各托其一。轉身時。復見一小首飾盒。一併納諸掌中。歡天喜地而出。又有一人。暗中摸索。手觸慈禱的屍脚。遂脫其鞋。所得珠寶。也不知多少。運氣不佳的。摸不得好東西。欲違約再入。守墓口的不准。聽說燴殺了兩三個人。吉三笑道。掘陵時破棺碎骨。斷非是一兩個人做得來的。依你這樣說。誰人先入去破棺的呢。諒必係道聽途說之談。不足爲據。或者是上級主謀的人。先入去取了寶物。剩下的。任從下級官兵糊塗。才有這個規定罷。但是生的偷死的。還要講運氣。死的被生的碎骨劫財。又是甚麼運氣呢。賈福也笑道。他算是行了死運。若不然。誰肯去捧死屍的場呢。陸泰來聽了。也笑起來道。西太后的死運。真算走字。她的死屍。聽見說一點沒有腐化。但係縮短了。變成個三尺多長。背上還長出白毛一團。她的頭髮。黑漆漆的。與生前一樣。吉三道。慈禱的頭髮。向來是寶貴的。她在宮內梳頭。不准有一根頭髮脫落。若是梳脫了一根。給他老太婆看見。登時就要將梳頭的打死。因爲這個緣故。宮內的太監。一聽見老佛爺要他梳頭。無人不胆戰心驚的。所以李蓮英怎樣得寵。弄權。全靠着梳頭好工夫的呵。但是好好的屍身。平平正正的。擱在棺材裏。還有石槨乘着她。地火也烤不着。怎麼會縮短。成了三尺的呢。這個理由。真緊請教科學大家。研究一下子。陸泰來道。聽見一個喇嘛說。西太后是個九尾狐狸精。轉胎臨凡。所以她

死後。現出原形。骨肉縮短了。白毛也長出來了。這個迷信之談。也很合西太后一生的身份。吉三道。不管他迷信不迷信。我說那拉氏這個人。把滿清弄到這個樣子。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她就是亡清的妖孽。簡直就是個九尾狐狸精了。何用那個喇嘛說呢。陸泰來道。若說起迷信來。東陵的風水。真是不錯。山巒起伏。佔有天然的形勢。現時林木。給軍人們砍伐已盡。聽說曹銳這班人。借着林懇為名。偷賣森林。都發了大財。迴想當時。山深林密。怪不得說是個風水地。不過是還有一說。陵內故老相傳。謂東陵風水雖佳。但係歷代滿清帝后。都沒有葬得着真正的龍穴。這個龍穴。果在甚麼地方呢。有人說。就在陵前真武廟。這個北方真武玄天上帝。正殿坐位。恰恰巧巧。坐正這個龍穴。我想清室當日。選擇這座名山。做他歷代祖宗的皇陵。豈有不聘請許多高明。堪輿大家。前去指點的呢。怎麼捉住了龍。又找不出真穴。一定是這位堪輿先生。有點革命思想。不願滿清萬世一系。長久統治我們漢人。所以不給他點出真穴。吉三笑道。你的腦筋。也太過靈敏了。居然敢武斷這個堪輿先生。有革命思想。陸泰來道。我不是毫無理由的。因為我聽見人說。這個真武廟。係建築在皇陵之先。當時擇定了這個馬蘭峪。建做皇陵。尙未有動工。那個堪輿先生。就說。先要在那山的北方。建一座真武廟。鎮壓住煞星。方能永保平安。先把這個真正龍穴。

用一座廟掩盖住了。後來再有高明的風水先生。也看不出來。假定有人再看出來。也不敢折毀這個廟。担諾大的處分。照我這樣想來。豈不是有意破壞清室的風水麼。而且他不說建築別的神廟。偏要說真武廟。相傳這個真武玄天上帝。就是明朝永樂皇帝的化身。永樂在北方做他的燕王時。久有奪位之心。特地要人供奉這個北方真武玄天上帝。所塑的帝像。就是永樂皇帝的模型。脚踏着這條蛇。就算他是建文皇帝。那個堪輿先生。一定聽見了這個傳言。學一學三月十九日太陽誕。家家祀崇禎的故事。要他築一個廟。供奉真武。若不然。我們中國是個多神教的國。上天下地。神祇多得。怎麼一定要供真武上帝呢。那個先生。既然精通堪輿。當然是迷信風水。他將個真正龍穴。給明永樂去佔住了。無形中。就好像將滿清的帝系挪出。讓回漢人承受。我說他有革命的思想。就是這個理由。你們說對不對呀。吉三道。依你這樣說來。那個堪輿先生。是個無名英雄。革命的先烈了。陸泰來道。這個都是閑談。我曉得你偵探盜陵的案子。現在探得甚麼樣呀。吉三道。尙沒有得着十分可靠的消息。陸泰來望一望賈福。有欲言不言的樣子。賈福久歷世情。瞧出陸泰來要與吉三密談。連忙站起身來。向吉三說道。我來得久了。談得高興。還有朋友約會。幾乎忘却。說時。看一看手錶。便向着吉三道。王質甫的事。費你心。不要忘了。吉三點一點。

頭。賈福向着陸泰來。說聲失陪。告辭而別。陸泰來問吉三。賈君的事情如何。吉三約略說了。陸泰來便對吉三道。你要知盜陵案的主謀。探聽內裏的黑幕。我告訴你去找一個人。便可瞭然。這個人。你也認識的。吉三聽了。正中下懷。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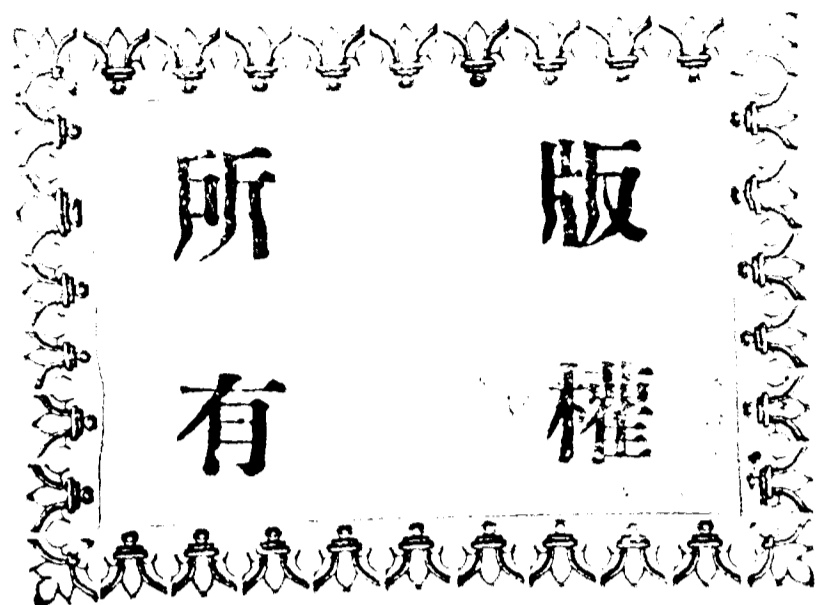
五里霧中迷望眼

一線光明在後來

要知陸泰來說出個甚麼人來。吉三如何探出黑幕。且聽下回分解。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二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三版

最近偵盜陵案1



編輯者

校訂者

發行兼
出版者

印刷者